



怒向集

裴裴



怒
向
集

裝
裝

怒向集目次

第一輯

家傳·····	1
「救濟貧病作家」·····	2
「平等」的癩蛤蟆·····	6
出版家萬歲·····	7
九三寫九一·····	8
打打秋風篇·····	9
不敢再打秋風篇·····	10
說話人的身份·····	10
整理云何哉·····	11
但願一九四五年·····	12
籌辦更正日報芻議·····	13
擬南僑日報招頂啓事·····	15
混亂草·····	16
給好編輯之一的某人·····	17
文人相輕·····	18
雜文的年代·····	19

雜文中的油滑問題	21
論「論」及其他	22
由月亮扯起	24
為「為稿費寫作」辯	25
杯弓蛇影（外一章）	26
孤獨者的悲哀	27
台上和台下	29
招呼、生命力和撞鐘人	31

第二輯

佛朗哥的笑聲	34
有味的日本天皇	35
太陽旗、自由貿易和船	36
等於團圓集（七篇）	37
吾密	41
噓噓章	42
無聊草	43
狡獪小集	44

之一：試論「後朝」

之二：西京郵與偽國

中秋雜感·····	47
供宿不供膳·····	49
賣火者·····	50
梅花·····	51
新的人、年青的人·····	53

第三輯

兩位老人·····	56
憤慨的激情·····	58
紀念、常識的貧乏和勇氣·····	60
勇氣、打手的悲哀和火炬·····	62
偏要紀念·····	64
還是雜文的年代·····	65
紀念之什·····	66
新聞家之死·····	67

家傳

狀元的媽媽，無一不是賢母，古小說時有之。吾國許多大聖大賢幾乎都有這類故事，「母以子貴」。遠古不提，今人罷，就不到一本屬於名人（？）的「我的母親」。

我的母親，自然是一個愚婦。

我若爲王。不，次若小大一個官，小大一點成就；抑或小大一個文豪；我的母親自然是一個賢母。我可以爲之宣揚，爲之著書寫傳，和古時的立坊豎匾無二。

難怪媽媽希冀我能飛黃騰達，出人頭地。我呢？偏不爭氣，不能和人爭得半斤八兩，依然兩袖清風，一介貧儒，我的母親，自然還是一個愚婦。

我想，一旦我有了兒子，而且有了「有才能」的兒子，也將不免於個庸夫，爲的有這樣不長進的老父。

我若爲王。不，次若小大一個官，小大一點成就；抑或小大一個文豪；我的兒子自然也「不同凡響」了。君不聞喧嚷塵上的「X三公子」「X二小姐」趣事乎？君不見報載X部長少爺上學，派先頭部隊坐汽車去修葺房屋乎？

三句不離本行，就說到我們讀書界罷；倘使我是小大一位文豪，我的兒子也必然是小大一個作家了。

譬如現在算是死了的周作人先生罷，他的公子爺的犬作不是在雜誌裏「夢」的特刊刊得滿滿的嗎？特別告辭讀者：這是周某人的兒子，貨色自然好。連的不說，林語堂的女公子呀，葉XX的男公子呀，全在著書立論了。爾當然這些公子小姐確有真才實幹，遠超於你我的兒子之上。然唯一的廣告的招徠：是乃父的「大名」。自從胡適之先生「魯迅語錄」暢銷之後，風氣襲來，書店都要找個名家從事編抄了。近來葉XX先生的公子居然出版選抄的文集，難怪你我的兒子，日後會搖頭太息曰：

「乃父文當如林語堂，葉XX，吾父豚犬耳！」

四四、十、十三於重慶

「救濟貧病作家」

「救濟貧病作家」

我正提筆筆來，寫了這個題目，隔壁「五魁」「八仙」清脆的聲音儘向我的耳朵灌來。不能不嘆口氣，望蒼空白稿紙出神。

很倦憊，難關總算渡過，隔壁的婢僕們在收拾盤碟了。

謝天謝地。

舖開紙，沾沾藥水，正打算寫下去。滿以為可以「一帆風順」了，孰知：

幾乎像吵架的嘈雜聲音又起，大家爭辯什麼，依舊是隔壁那廚房傳來，顯然是大家酒醉飯飽在撩天兒。音波由輕而重，聽來也就由濁而清，刺耳的有幾聲「作家」、「貧病」、「救濟」，與我的題目不謀而合，令人一怔。索性把椅子拉靠板壁，竊聽他們「座談」。如果材料好，不妨權當義務記錄，比之硬絞腦汁而思索強。反正他們也沒有「話權所有」。

於是——

——聽說已經有三百萬，老王，你是個大名鼎鼎的老作家，總可分它十萬八萬。那時，嘻嘻，咱們自然有口福。

——哼！

一聲「哼」，好大的口氣，自然就是所謂大作家了，我攝聲屏息的傾聽：

——竊相！我才不希望那幾個錢。

——是啊，我們老王是清高的。

——今晚老王這席酒怕要萬把洋錢罷，他怎會跟人搶醬骨頭，你真是……

——其實，這些作家也真可憐。三百六十行，那行不好做，偏要做「作家」，別說養不起妻兒，連自己都轉東緊腰帶啊。

——活該！作家是靈魂的工程師，自己都救不了，還寫屁東西！

聽，是叫老王的大作家的宏論，那兒來這模樣的火哩。且聽其下文：

——明天，我得寫篇把文章諷刺諷刺這批傢伙，救濟嗷貧病作家。哼！我就拒絕救濟……

——我說，你何苦呢？白嗆氣……

滴滴滴的音響。

——人說，吃一行，睡一行，老王，你怎倒罵起人家。聽說也真够苦啊，王魯彥本來是小痔瘡，沒錢醫，一家大大小小又要飯吃，一拖二磨，就變成肺癆。……

——你聽誰胡扯。

——千真萬確的。我隔壁周先生，人剛從桂林來的，他說死了連棺材都還是一些人施捨呢。可憐可憐。他又說和他同路逃難的一個艾，艾培子蕪，一家六口，孩子全是肌黃病瘦的，走了三個月，東拉西借，用了七萬多，才勉強拖到了重慶。

——掃興，說這些洩氣話幹麼？

——艾培子蕪？沒聽見，寫培子的呀。

滴滴滴的音響。

——大概是寫詩的罷，管他的。

大作家回答的聲音。

我幾乎爆笑出聲。如此遺般的文豪大家，真是少有。再聽下去：

——老王，你看，你看，晚報上有篇張十方的「離開火中的桂林」，真慘，真慘，我說你啊，應該寫篇文章呼籲呼籲……

——哼！

又是一聲「哼」！好大的氣派。

——他，這些天，身體不大好，我勸他不要寫文章了，反正不靠這幾文稻糞吃飯。

嬌滴滴的聲音。

——病啦，請求「救濟」啊。你們人頭熱……

——見他的鬼，大前天，他們在勝利大廈跳舞的那股勁頭……

——是呀，老張，「救濟貧病作家」，連我作家也買了八張票，「救濟」他們四千洋啦！況且還扶病出場

呢，哈哈……

一堆的哈哈，男的，女的。

——老王，你這大作家，豈要得！

——要得嗎？太太。

——硬是要得。

嬌滴滴的聲音。

——我看不起這傢伙，叫的嚷的，沒出息。「詩窮而後工」，像我，哈哈，反寫不出了……

——好啦，你們不會相信。他呀，寫一次文章要斷一次本。（仍是嬌滴滴的聲音）

——斷本？

——唔，是這樣：他寫一篇文章，就說五六百字罷，得構思兩三天。寫的時候，至少要抽半盒「華福」，

要一杯「水仙粉」，要一碗銀耳，還要核桃糖，他說核桃糖會引動「靈感」。電燈弱了燻不明，太強又說刺眼

兒，神角要燃兩根洋燭，說怕電燈滅了打斷「文思」。這還不算，墨水是派克牌的，稿紙是我們香港帶進來的

細道林，還要我來替他抄，還……

嬌滴滴的聲音。

——得啦，我的好太太，有完的沒有？你簡直「如數家珍」啊。

——難道我遺謫？你們替我算算，人家客氣，五六百字送來五百一千的稿費，還看在他的名頭上哩。你們說，斷本不斷本？他們……

嬌滴滴的音響。

——你，你總不能叫我停止寫作活動。你們看吧，憑我這個好太太，不久我準會產生一部「偉大作品」。

——你，你總不能叫我停止寫作活動。你們看吧，憑我這個好太太，不久我準會產生一部「偉大作品」。

——三天後，到報上找罷，我得把這些甚麼作家教訓一頓，甚麼「救濟貧病作家運動」啊，吓！救了那些

不三不四的……

——老王，牢騷勿發，時間不早了，摸八點還是看電影？

——無所謂。

——「月宮寶盒」的碟子不是買好了，哎喲，快九點鐘啦。

——嬌滴滴的音響。

——這樣吧，愛看電影的去看電影，我們這四大天王非仍堅守防線不可。

……

聽不大清楚決議。一會兒，大概是解意的娘姨已經在倒麻將牌了；骨碌骨碌地相碰擊。一會兒，皮鞋聲，的嗒的嗒地去了。

掉回頭，桌上空白的土原稿紙，正寫上六個小字：「救濟貧病作家」，望着我出神。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五日於重慶蜈蚣嶺

「平等」的癩蛤蟆

「萬世師表」里，英國種愛引西洋例子，幽默大師林語堂老爺也愛引西洋例子，全都博得滿堂彩。（至於引西洋的「民主」，「自由」，那是國情不同另當別論了。）近來說是押在郵部的作家被截斷了三條肋骨，要換西洋例子可够難啦，直到今天，尙未曾看到策士論客有關於西洋例子的引證。

幸乎不幸乎？靈機一動，想到一條了，在剛死不久的法國人寫的書上。誦錄如下，以供參攷：

第八場（在被殺的伴路穆·胡爾若瓦希耶老人府上）

喀爾奇 蠢蛋，你們在這兒幹什麼！

XXXX

喀爾奇 況慘……：放下瓜子！

克林巴（公安委員會委員，我國所謂「愛國」的「特別」份子）我有命令！

XXXX

克林巴 我的責任是檢查。

喀爾奇 你的責任是尊敬那些可尊敬的人，敬開這個人！

克林巴 共和國的人，難道例有特權嗎？

喀爾奇 笨蛋！他對於共和國的貢獻，一百個你這蠢蛋也比不上。仗着他的發明，革命軍得到強大的砲火，在瓦地尼打敗了敵人！

克林巴 勝利不是愛國的執照。我就不信任老廣。

喀爾奇 你嫌他們飛得太高嗎？

克林巴 他們飛出了水平，頂好是剪掉他們的翅膀，全都平等。

喀爾奇 全都像你這癩蛤蟆，世界降到你的水平……：（李譯：愛與死的搏鬥）。

把翅膀剪掉，不全都一樣是癩蛤蟆？就不會翹下高飛？中國的「愛國」勇士克林巴們就不讓洋人專美於前

且優而過之。用不着寒手抽脚地搜查罪證，可以突然叫人「失足落水」；於是「名記者」薩空了坐飛機來渝「勞動服務」；「優秀劇人」趙丹等「生還」而未還；於是「都頭奮，杜重遠爲什麼不能死在重慶？」（鄧初民演詞句），於是連地方報紙的社長編輯，「經檢隊」可以任意逮捕；於是「靈魂的工程師」便非敲斷三條肋骨不可了。……舉不勝舉。

以後，只好大家做繡給裝了。一律平等，免得飛出水平！

四五年三月在三台

出版家萬歲

焦菊隱先生翻譯N—丹欽柯的「文藝，戲劇，生活」出版了。這是本好書，改日另文介紹，姑且不提。而今說的是書以家外的唯眼中的出版家。

由「譯後記」看來，有這兩段關於出版家的話。

其一

「書局爲了讀者對於這一本書的迫切希望，情願把我的中譯本早日印行一版，等到允允先生病好，對照俄文本完全校訂之後，再行改版重印。文通書局這種學術第一的精神！和賀權兄也熱誠地答應給再版仍作詳細校訂工作的熱忱，都使我感動。」

其二

「最後，今書譯稿，完成於前年，經過某書局積壓了一年半以上的時間，最近才能把原稿退回來。感謝巴金兄的超凡的鑑賞力，勇氣，與幫忙，這本現代文藝戲劇的經典的譯文，才得在中國第一次印出來。」

以上看來，這部經典先是交給文通書局，「積壓了一年半以上的時間」才退回來，由有「超凡的鑑賞力」底「巴金兄」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印出。

其一其二混讀一遍，費解得很。這「譯後記」竟像兩個時間寫的，譯者又不肯鮮明地指出，不過文通書局

最後變爲某書局而已。但作爲一個讀者，卻很清脆的聽到兩次「出版家萬歲」的喝采聲。

其實，在中國，出版家也是可憐的。作譯者太愛任意以他們直覺的尺度做衡量，給出版家予過份的褒揚或者貶責。譬方我們譯家的眼中，文通書局「情願早日」印出此書時，就有「學術第一的精神」，令焦先生「大大感動」了。如此偉大的出版家，讀者也會因焦先生的感動而受「感動」呵。然而——

然而，好景不常，文通書局「學術第一的精神」之榮冠，戴不穩了。竟「積」而「壓」之速，一年半以上的時間，無法印或無力印了。焦先生還算筆下超生，把它變爲「某書局」而不名，文通老板，真該合十念彌陀。到此，偉大出版家的榮冠就移戴在「巴金兄」頭上了，因爲他有「超凡的鑑賞力和勇氣」。

要是當年文通書局把書印出，「巴金兄」的鑑賞力就無由「超凡」了。一切榮耀必然都會屬於文通書局的主人，我們的譯著家，對於可憐的中國出版家是有莫貶的權力的。

如果有錢可以印我們索羅焦先生一二部譯者的話，不也可以拉幾聲「出版家萬歲」的聲響。

四六年十月五日重慶

九三寫九一

九三爲國定勝利日，照例，得寫稿把祝慶文章。譬如：哎喲，好不光榮乎哉，之類。但看看市面一片肅殺之象，各界也祇派「代表」在市黨部致祭；大人物都起不了勁，吾輩小民難逃更有興致？於是，晚會也預備「尙鑿」而已耳。

看扶桑笑，看蕪夏哭，看萬千小民在生活的泥坑里喘氣，已是構成一幅勝利的圖案，一個正直的新聞從業員，總覺得寫這末些字都是罪孽。然又不能不寫，不寫點慶景文章未免那悶。是以，想寫點「九一」自家的事了。幹這門的，在這麼一個時代，才真正感到筆的份量；也真正有着莫可奈何的悲哀。偶而，頗能沾沾自喜，以爲做成帝王了，到頭才恍然於不過是捧紅踏黑的類型之一，某種階級渺小的代言人。在這時代，得汪定犧牲

的。給你可以啣兩句，吃一兩米湯，已經非份之至，還奢談什麼；進步，自由？

人大抵是不甘於寂寞。尤其是在低氣壓之下的頭腦靈敏的記者，鬱鬱然之餘也真想陶醉一下，不，麻醉一下被稱爲自己的節目。

可卑的膽弱的思想啊。

我自己，業已拋棄那份英雄好漢的氣魄，從未曾飄飄然想到有冕無冕的夢。所以，縱然是客串主席，也願意跟別人湊湊熱鬧，掩飾自家的極爲寂聊的心。但據說廈門沒有記者公會的，喊老百姓親愛團結的人們自己在扮演丑角；紳士也者，等於圍觀了。

這一天，我做了不速之客，參加客串的報社的聚餐，被拉着赴一個請幾位要人來簽名的茶會；看一場聊勝於無的記者球賽。和「羣退伍的報人喝茶，飲酒。相對默然，展頰也莫非苦笑！還是從有所謂記者節以來所過的唯一無聊賴的日子。

再也沒有興緻寫感言之類的八股文章。九一與九三，中間隔空了一日，但也似乎並沒有二樣。所以，不管這天還是那天，帝王的牢騷是同一的。拉扯寫來如上。

一九四七年在廈門

打打秋風篇

呂劍先生的「董狐可馬與馬非爾遜」，繪出兩種不同型的新聞記者。一是「面臨威脅利誘而不屈不撓」；一是「掩飾裝璜，如替醜婦敷粉」。看右廈門，連後者也是「以下」的了。記者的街頭可以賣錢；白嫖有之；白賭有之；敲竹槓有之；做賊有之。有時個也自得共樂，以爲「爲民喉舌」，其實自我陶醉而已。在這末一個混亂的年代，除了軟土深掘，誰敢以頭試刃，持一根虎鬚？社會注定今日的新聞記者歸於抹紅踏黑的類型！剩下的，祇是爲了生活，還炫耀什麼！

一頓酒席，可以油膩膩地封堵了嘴；一張手臉，必須戰戰兢兢地自己加上封條。於是，讓身自愛的嚙不作

鑿；耗子們就咳嗽啞啞自翻公正。想在這亂世里封侯拜相，還早哩。

不敢再打秋風篇

打打秋風，打出毛病，肚子業已瀉過不止一次了。

想寫點等於圈圈的文字，也感到無力。人躺在牀上，手足軟綿綿地起不了勁。本來，在這個年代里還想活着，而且還想活得較有意義些已經是萬萬分之難了，偏得要病。一病，連藥都漸漸吃不起了。據說阿士匹靈之類的小藥品都常在飛漲價格，還說什麼別的。

一位文藝界先輩說過，有法子咯它一二口鮮血之後，兩位稚離左右率侍，在後花園調時養神，多麼寫意，如果是秋天，還可以拉一片深色的楓葉，寄着無窮的遐思。那風流詩人的境遇，却祇有部門人才有福消受。我們却連想想都覺得罪過。

一番風雨一番寒，秋風便在你不小心中給你病痛。給你眼睜睜躺在床上連寫這幾個字都覺得乏。

慘矣哉，要打秋風的人。

（後記：病中寫完這短文，讀下頗有「高山滾鼓，大響不通」之概。有心人也許會想到諷刺或者幽默什麼了，那他會上了題目的當。但也不想讓它文題兩符，於是；去它的罷。）

（後記的後記：晚報送到，才知道「打打秋風篇」引起「一記者」仁兄的抗議。有不安，是改變現狀要求的出發點；也有不安，是唯恐現狀改變。「一記者」仁兄該屬於前者。因之，并不一味飾非，老羞成怒，還想到「辦法」之類，可貴而又難能。惜乎病倒，否則，也會給抗議也者一點答復。）

說話人的「身份」

以下是一節平凡的話：

甲：我堅決地主張，開水要燒一個八頭以上。

乙：你先生是位醫生？

甲：不，我是煤炭商。

聰明的人就把這句話變爲「笑話」了。因爲甲不是醫師而是煤炭商。「善解人意」的君子們就認爲煤炭商的「主張」目的在達到煤炭的暢銷，至於「開水要燒一個八頭以上」是否「真理」，君子們向例是不計的。

但，時，驟然見醫生說的，以科學的理論，「開水必須燒一個八頭以上」，然而「善解人意」的君子們還會孤疑到醫生或與煤炭商有關，不會也不肯去研討是否「真理」了。

「真理」渾沒在灰塵間，永遠，永遠。被擱的人不是被目爲傻瓜就是被淪爲「有作用」。

可憐的孤疑防礙了真理的探討，在你、我、一切人的心上。

雙例子麼？三句不離本行：戰時爲了屏絕援助貧病作家運動，許多作家爲文呼籲，有人這末譏笑過爲「煤炭商」；一個新聞記者揭發罪惡者的陰謀，引惡者可以來個報復，說是敲詐未遂或者甚麼，於是記者變成「煤炭商」；他如對某作品某影片的批評，有心人也一律派爲「煤炭商」的主張，說是挾嫌誹謗，這不就容易囑騙多少？以爲祇是小人恩怨，並非爲了「正氣」，而一笑哈哈了嗎？人們因之就會忽略並不想去探究他的罪惡的根源了。

整理云何哉！

紅筆生涯，已經過得記不起若干年月了。今天，縱然業已失去地盤，如同沒有戰艦的海軍少將；但還是經常注意和關心廈門新聞界。有人對我說：廈門報紙界比戰前多，質比戰前差，我唯唯。雅「不敢」置可否；報館不同於一個衙門或一月商店，正如同同一新聞界不備僅爲了取悅與招徠讀者而已；它須在「報導」之外加上「指導」與「領導」。在還末個是非顛倒的劇世，相對語目，誰敢用什麼作衡量進退的尺寸？

佛曰：不可說，不可說。

但有時也無沙止於不可說。譬如這篇被指定題目飭寫的文章。就是鐵證。

自然，我知道廈門演過記者公會競選，退會諸神把戲的；也陸續看過正面側面的批評、謾罵、新聞、啓事之類文字的。還有新名堂「正義辯論會」等等。總之，要寫非數十萬言不可，不適於費刊物。而且糾紛雙方均爲同業，都是吃文字飯的，所以，廈門記者公會之組織不成的內幕，祇好讓有編的人們去寫。吾人雅不願加入邊溝。

但是，如果「整理」的人還是以前糾紛的中心人物，那末，如解多頭結，必愈整愈亂！再但是，廈門市記者確需要一個團體，否則「敲竹槓、白嫖、做賊」的記者就無法制裁了。也無法共同求取進步。（倘若僅僅爲了點綴，爲了截選，沒意思！）正直的新聞記者應該自動攜起手來，不看主子的顏色！

隨我多啣！

四七年九月末，鼓浪嶼

但願一九四五年

欣逢新正，凡百大吉。於是揮毫揮毫，試寫我一九四五年第一篇雜文。

元且爲一年之首，按理，該說些「願望」的話，以卜「彩頭」。未能免俗，借此白日夢囈一通。

三句不離本行，自己是「寫匠」，當這貨色不值錢的年代，但願今後：

一，凡百無忌！

一九四五年，天下太平，四海騰歡，歌功頌德的文章到處充斥。我們這批作家們也多產得盈坑盈谷。而且都向深處發射了，如「耗子娶新娘」，「蝴蝶打架」之類的傑作。文章寫出，即可發表，沒有一篇會受官刑，凡百無忌，也沒有人呼籲欣賞審查尺度了。

想起過去的那串日子，偶爾寫了若干篇所謂「雜文」。結果，一半收入老爺們的檔案里去，長受供祀。不

數怨天尤人，自悔出世太早。這該詛咒的、倒霉的過去的年月啊！

二，利市萬倍！

一九四五年，作家鴻運亨通，財星高照，稿費跟黃金賽跑，永獲冠軍。單行本起碼萬冊，洛陽紙貴，風行一時。各地的相轉載，全給稿酬，每個寫匠大發其財。案頭「徵稿函」，動輒萬封，叫人眼紅。多少人棄商就文。寫匠自然也肥頭大臉，與賊官互賈媲美了。

想起過去的那申日子，版稅維持不了生活，尤其是最後出版的那本「巨著」，任人東挖西抄，雜誌也罷，報章也罷，稿費分文未得，連通知一聲也不會。不敢怨天尤人，自悔出世太早。這該詛咒的、倒霉的過去的年月啊！

三，民主億歲！

一九四五年是民主年。集會結社都自由了，一個人一天頂少要參加四十次座談會，三十次追悼會，其他迎送，批評，研究諸會，和千奇百怪的報刊一樣，應有盡有，多如牛毛。某些狂喊「自由太多」的君子們都加二火燒「民主太多」了。

想起過去的那申日子，大家像耗子般偷偷摸摸地開會，組織些甚麼社，出版甚麼報刊，都非來個重重疊疊的麻煩手續不可；為紀念一位文藝戰士，百輪羹應留下一份痛心的記憶；追悼一個無辜無勇的學生或教授，也使多少人寒戰張病。不敢怨天尤人，只悔早生了幾年，這該詛咒的、倒霉的過去的年月啊！

畢竟新氣可貴，我們好寄希望。

黑暗和光明，僅僅隔一道門檻，跳過去，就把舊年變為新年，黑暗轉為光明了。

籌辦更正日報芻議

勝利蹉跎，還鄉無日。眼見他人浩浩蕩蕩凱旋歸去，自己却老困蜀中不無眼紅。午夜熟思，無限焦慮。於

是圖開發財捷徑，窮秀才唯有在本位上轉念頭，決辦個可以發財的報，為我新聞界揚眉吐氣。

週閱各報，「來函照登」的「更正」層出不窮，幾乎每日必有，每有必多，於是計從心來，此路可通，「更正日報」之名因而定焉。

首先當為成立董事會，擬請抱怨「輿論界之過於冷酷」的巴西萬公担任董事長。貪官，奸商，特別是非官非商的「超級人員」均聘為董事；基金暫定五百萬元，每月經費五億元。

日出二大張，用航運白道林三色套印。社長，主筆，總編輯，由我一人總包，外用抄寫員廣告員一百名，錢的太太為掛名之資料室主任，月領乾薪。

總社社址暫定陪都；日後可遷南京，平，瀘，漢，台，廣，港，則設分社，印航空版。

一、四、六、七、八，五版為啓事版（更正駁斥啓事必然擁擠，拒收廣告）二、三、五，各版為國內外更正新聞。

全國人士均須人手一紙，俾全國之更正消息，可以一目了然。全國大小各報均須與本報取得「密切」聯繫，一切「來函」均寄本報「照登」，以資劃一；本報新聞與啓事均取並列式編排，以便互為駁斥，互為對照，引起讀者興趣。并將專闢專欄，連載本報董事長之更正談話；否認其款存外國銀行，於巴西購置橡樹園之類的故事。各黨各派領袖，均特約為本報撰述更「珍聞」，如淳化事件及其他。本報對於雙方更正必同時圖以花邊刊出。「超然」立場，不偏不款。汪精衛以及其他漢奸之家屬倘有更正其先人「並無做漢奸」之來函，本報亦當「照登」；舉凡一切卑鄙惡濁之情事，主管者來函，當照更正，以重「更正」之名，而示「天下本來太平，庸人無事自擾」。

即使有人更正「中國原無戰事」，或者更正本報「根本沒有存在」，亦必照刊，保證絕不會有閉天寶及記者失蹤情事。同時以本報在政府當局領導下發行，倘有最高長官之「命令更正」，當以七行字於首欄刊佈之，以示擁護，而保永年。

計劃既竟，不禁雀躍再三。何僅可以東歸，「事業」告成，「財」亦「發」矣。

願上帝保佑我的計劃不致拋入字籠。

願上帝保佑在我更正日報上沒有否認草擬計劃的消息。

阿門！

四五，八，二十三日於四川自流井

戲擬南僑日報招頂啓事

南僑何幸，生茲盛世，狐鼠幻皆一品，雞犬擬眼成仙。區域縱狹又小，却是包羅萬彙別具洞天。專排佳劇，以應非常；有藉拒賄以釣名；有揚救濟而坐利；有武裝起貨；有活剝死人。有警察門前打人示威；有監獄裏賭任囚逃逸。唐署長來，則賭場停市以歡迎；劉主席去，則緝兇賭官盡帶走。謝從周，法羅爾，中外臭虫不約而同；林樹彥，丁文及，敵探僑領身份含糊。汽車馳騁機場，效野鷄強拉番客，美之曰「高級職員」；不敢披荆踏刺，大力十束手取暖，嘆無人「重進羅馬」。盜賊公開發動，鬧市金吾不禁；青燈夏雨夜泣，抓了真到大鐐。南僑報生而逢辰，正好碰上熱鬧；同人等孽緣太重，無能共證仙果。揆挾其間，腹背為敵。本性難移，專愛拈花惹草；醜態可掬，不斷作揖彎腰。然也偏不相饒，罪憎迭加；大矣哉警普公函與找人電話並至，小矣哉大羣丘九包圍吶喊，烏柏油淋塗招牌。總而統之，統而總之，自作孽，不可活，合該萬死！而今觸度六月，誠恐而復誠悼。以夜們心自問，懺悔前非，何乃頑固不靈若是！致令衆叛親離，藉虎難下，到處敵人，敵人到處。茲者，同人等集議再目，考慮再千，決公開登報招盤，凡士豪劣紳，貪官污吏，發劫收財，死人財，救濟財，外匯財者等等。持有美鈔黃金，人盡可來承頂。不論奸匪，一視同仁。開價黃金百條，美鈔萬億，同仁等得獲瓜分，可謂之發「報紙財」，與夫發「死人財」者相伯仲，千秋萬載之後，同為史家之珍貴材料也。過盤之後，任君塗黑抹紅，鼓仙塑佛，盛世自必更加太平，一見哈哈大吉，配合當朝德政，門面油漆堂皇。同人等亦袋裏麥克薩克，樂哉逍遙，既免挺而走險，學人之獻二千萬元小錢；復不必陪上笑臉，偷偷地拉許老衣角。至於生財器皿。計開：

報架全台，電話機一座，紅墨水五碟，漿糊四罐，剪刀二支，禿筆七桿，外帶報格和良心各乙。盍興乎來！盍興乎來！

（後記）四八年六月二十一日為南僑日報發刊半週年紀念而作。這份報紙，靠着一些熱心文化的各報同業共同扶持，竟也不算白出，然而招忌同嫌大。文中所列「傑作」，均為廈門新時的現世圖。今與南僑正寢了，真有人要來承頂，豈不怪哉！止此存照。

四九年二月二十日於廈門

混亂草

一
這時代，已經叫青年人連牢愁都發不起了。

冠履倒置，因果相反，是非不明，皂白難分，大團子，小團子，一團混亂。於是善良在哭泣，理性失蹤，人們若壓迫成了習慣，感情也變得淡然了，難怪牢愁之發不起也。

雜文原是從時代產生出來的，但在這糜爛的狀況下，它也祇如一個不甘閉着眼睛生活的人，感嘆地吐出一聲悶氣。

我是牢愁發不起之中之一人，但這末一段短文，是不是「牢愁」呢？你說。

二

也許一向沾沾自喜為無冕帝王罷，這份苦差事在此時此地倒聽說大有人爭，有些人做成了新聞記者，好像真是身居九五之尊了，於是暢所欲言，儼然是加二的「要人」，把新聞作私己鴻恨齊有之；作敲門磚而求名利者有之；作跪墊以逢迎高官顯貴者也不無。什麼叫新聞？什麼叫新聞記者？新聞道德？彷彿是自己以外的另一世界的事。

但是，高踞在這神聖圈子的「陛下」呵！

手下留情吧，莫做到人們一聽到「記者」就搖頭，縱使是這末的一個亂世。

蘇東坡古仁兄在其洗兒詩中謂：「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但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道出一些「無災無難」的公卿們的「愚魯」。今日，頭腦稍為清醒的，不是逃災奔難去了，就是讓生活磨得喘不過氣，於是，不學無術的就飄飄然地高高在上，得意忘形，自以為「聰明」，自以為有「才幹」了。

嗚呼！

四七，九，廈門

給好編輯之一的某人

一個好編輯，要常或肯聽讀者和作者的意見。自然，這並不是說要你完全任人左右，而是更多的人在你忘記或疏忽的地方，提醒你，告訴你，讓你有所參考。至於說的對不對，聽從與否，是另外的事了。尤其是你，尤其是剛刊編輯。

我說這些，目的怕你誤會我的本意，（也可稱為自圓其說）因為我止有一個意見。

意見是：你愛刊登一些「文壇動向」「作家動態」之類的東西，而我，認為不好。

理由是：「運動家」自然可以推動文運，但真正推動文運靠作品不靠消息。你篇幅小，再加以浪費着寶可惜。何況所謂消息也者，東聽西湊，南竊北貼，轉戰來，轉載去，有的添上去，有的減下來，往往不實且失時關性。容易有着相反的效果。

也許你以為此類消息，可以吸引愛好文學的青年人注意，但還是可憐的一種打算。要便年青人對我們這刊物喜愛，靠作品不靠消息，消息也許有廣告的魅力，但給予讀者的失望將會加深。而且予他地無聊報刊以資料那時，再轉到你面前，將令你啼笑皆非。

要是你認為某個人某作品某行為值得紹介，你可以專題寫述，不要以為互相標榜為可恥。如與朋友值得而且應該標榜的話，就可標榜，不要為世俗的習見所困，捨本逐末，從那些「消息」里去介紹朋友或自己？

在這莽莽天下，全是狗是鬼是奴才的今日，有正直的人，有結實的作品，即使至親好友，也該擱擱，也該專題介紹。不要也不必可憐巴巴的轉在東拉西扯來的消息裏陪襯發表。

而且，還有，真正愛好文學的青年，他都上過消息之類的當，再也很少對於「動向」「動態」之類感到興趣的了。

你愛刊登「作家動態」的好編輯之一的某人，爲了減少你日後失望的悲劇，我說了這些你認爲涉理由的理由。

自然，你還有你的理由，那末，聽你的了。

四六之冬重慶

文人相輕？

對於今日混亂文壇的批評，往往被人誤爲「文人相輕」，乖巧地以這四個字來淆亂讀者的觀聽，我們機投的市儈作家有了口實了，他可以在女學生面前大談其風流哲學，同時不需材料憑空地講述莫明其妙的「小說作法」，或者吹滅燈燭裝模作樣地賣弄他枯澀無味的「紅燵籠」。在這小城市裏，他成了專家，甚至寫「批評」批評「批評」了。當發現別人對他那唯心的、色情的、偽革命的小說，予無情的揭發時，他氣急敗壞地向學生們喊出「文人相輕」的口號，好像這祖傳熟爛的四個字，就可以推翻別人對他指摘的全部錯誤。可是，說來可憐，這反足以說明他靈魂裏沒有「希望」而已。人大抵是聰明的，何況稱爲「靈魂工程師」的作家，法寶說如是的是露活的運用了。

「文人相輕」，這一命破的了古語，不知我手了多少滾滾的文張，使他們可以陶醉在自己的天地里。我們的色性大家大可莞爾而笑，因爲這阿瞞的兒子早替你安排好這錦囊，不用操心，等到衣服花開的時候，憶我馬戀襦。至於別人的批評，那算甚麼，那是：

文人相輕，文人相輕！

四五年五月十五日於三台東大

雜文的年代

一位文藝戰士在「立論」中引到一則現實故事，大意如下：

某家新娶滿月，賀客盈門。

「這孩子日後一定做大官！」賀客之一說。於是得到主人喜悅的答謝。

「這孩子日後一定發大財！」賀客之一說。於是得到主人喜悅的答謝。

「這孩子日後一定會死！」也是賀客之一說。於是得到的是罵罵，叱責和驅逐。

謊說的得好報，說必然的遭忌，證明這時代不足以莊語。說真話的人往往是一個瘋子。這，就够教訓我們應該怎樣立論。

有人說，這是雜文的年代。

是夢？是的。

在動亂、不安、煩焦、悵鬱、欺詐和說謊的生活裏，雜文是文學領域裏大小兵器中最可使用的傢伙。有人譬如七日，其實何止此耳，其特點它是「活」的，可長可短，取近取遠，全在運用人的巧妙。

有人說，這是雜文的年代。

是麼？是的。

在動亂、不安、煩焦、悵鬱、欺詐和說謊的生活裏，讀書界可能有兩極的趨勢，一是溫柔；一是刺激。前者於是有「色雨文學」和類似的四角五角糾纏戀愛的言情小說（坊上「閒談夫人」「北極風情畫」和張恨水，姚芸垠的「暢銷粉」等可證）；後者就是雜文（寫「格鬥」不屬此類）。在這繁忙時節，無疑的，短小精悍的雜文更惹人喜愛，給昏睡的人們予一點清醒劑；給趾高氣揚的人們予一個當頭棒。

反對雜文，鄙棄雜文的先生們如此說：

雜文怎能歸入「創作」呢？雜文不是文藝作品。

顧名思義，雜文者，「雜」的「文」也。於是乎，聰明的先生把雜文目為「雜亂無章」的了。他們認為雜文是一種輕而易舉的武器。

是麼？不是的。

「雜文」不容易寫，可正如一篇小說，一首詩不容易寫同。要用甚麼手法來表現才能「恰到好處」，而且對鐵砧的對象有所左右？讀過紺野先生的「劍子手」(？)的人，就可以知道雜文也有所謂「創作技巧」。

在我們這「國情不同」的國度裏，更需要雜文。

石壁縫中，也可茁生樛苗，雖然彎彎曲曲，只要探出頭來，可以把壓着的石塊翻開。這是真理，也是針對時弊而來的雜文的有力例證。

自然，雜文不是可以藏之名山，留之後代的傳世作。它與時弊同存亡。而這正是雜文驕傲的地方，它是最「現實」的。

魯迅先生是善用雜文的一個。

他不是說魯迅之前就沒有雜文。是那時是雜文的年代，他又運用得最好。他是當時一名敢闖的猛將。

他說：「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可詛咒的時代」。他不戀棧於過去，也不等待未來，現時現地，予可詛咒的時代以打擊。

不民主的民主，不自由的自由，形成今日局面，寫作者趨於更困難時代。然而壓力愈強，反彈必然愈大，還是物理定律。雜文已達到一個飽滿點，甚至人民的生活，日常的談吐，也幾乎「雜文化」了。

於是今日雜文的正趨向可能是反面的諷刺寫述。而詩不也跟齊成了「諷刺詩」，「雜文詩」，「時事詩」

了？愛唯美的語句之先生們一定搖頭不置。

時代是雜文的，雜文的時代。

是以，這時代不足以莊語。

後記：抗戰末年三月十八日為東北大學文學團體「青樓」而寫。是份純雜文的壁報，也許因為太過於赤膊上陣吧，不久毒終正氣。這篇短文，并無新見，不過是別人的舊見的一種歸納而已，現在重抄，我彷彿又生活在那羣熱情的青年人中，我為他們所愛也愛着他們。我以全力協助他們和狗和文氓鬥爭，我被迫着匆匆離開那座小城。想到他和她們秘密進行時痛哭的情景，我真掩不住自己的眼淚呵。隔年，復柏，蒼野，夏嬰，田罕，徐放，黑如，何升人，劉流，高揚，李紫，孔嘉，吳天，紫之，張鳳珠，謝梓文，董曼曼諸兄，如今都不知去向了。對於他們，我有深沈的記憶。三十五年十月重抄。再在孟超，汪子美編之「復業遺詩」第一期發表。

雜文中的油滑問題

在「雜文的年代」里，我會援引文藝戰士說的一則故事，來證實時代不足以莊語，紺野先生來信却說：「鄉風與市風都是莊語，價值應該是雜文中之最高的」。這是很寶貴的啓示，必須挽救今日雜文流於「油滑」的危機。

然而莊語要有莊語的時代，否則成了瘋話，進而把莊語認為油滑。舉例並不太遠，重慶報載有人因勝利到來而得「神經病」，日夜狂呼「日本投降了就算是勝利了嗎？」「痛苦的是人民呵！」而據中央醫院的評判，此人無病，現在却被網在床上了。健康的聲音今日是不容輕易表達的，因為現社會的生活還是在動亂、不安、煩躁、悞謬、欺詐和說謊。所以我曾在「雜文的年代」的最後一段說：「今日雜文的正趨向可能是反面的諷刺寫法」。

自然，雪峯先生的「鄉風與市風」是有價值的莊語的雜文，但馮先生寫成的年代多半在抗戰初期，那時正是熱情高潮。而今天，人們已浸入冷酷而且漠視的境界，何況莊語往往被人視為公式的評論，減少激動的成份

。老實說，今日的社會，必須予以不斷的鞭撻和刺戟；今日許多事物，必須予以無情的破綻和指質！否則謊話將會統治這欺詐的世界。

雜文流於油滑固然是雜文寫作者的通病，但是也有孕育它成長的環境，沒有污水子不能生存，雜文永遠跟時弊結緣。如果我們張大眼晴，新的土地上莊語的雜文正在開花結果，我們却滯留在這段瘋話和油滑的天地里。這就是我們必須爭的民主和不民主的區別。也就是雜文如何更躍進一步的要因。

先要爭到莊語的年代，而後，雜文的前途才能進展，才有希望。

論「論」及其他

一，論

文章等身的老爺不用說了，引車賣漿者流，有時也不免愛發些議論。處此亂世，立論確實不易，時人匪但尊重古訓「明哲保身」，且一言一字亦往往四思五思。

這時代，和魯迅先生所處的時代並無二樣。謊語成爲頂美嚴的詞藻；說實話除了傻瓜簡直沒有別人。記得魯迅先生於「立論」中援引了的一則通俗的現實故事。大意如下：

某家新娶嬌月，賀客盈門。

「這孩子日後一定做大官！」賀客之一說。於是得到主人喜悅的答謝。

「這孩子日後一定發大財！」賀客之一說。於是得到主人喜悅的答謝。

「這孩子日後一定會死！」也是賀客之一說。於是得到的是臭罵，叱責與驅逐。

說謊的得好報，說必然的遭忌，證明這時代不足以莊語。說真話的人往往被人目爲瘋子。如此這般，便够教訓我們怎樣「立論」了。

二，說

古往今來，例子可多：有三言兩語說動了昏君暴主，因而做了威風凜凜的卿相；有「禍從口出」，莫明其妙地「失足落水」。著於運用這兩片組成的嘴巴來決定他個己的終身。

學乖，似乎古也早已有之的了。今人，大凡是老於世故者，說話不能不講藝術，轉變抹角，有時也會把人攪得一塌糊塗。自講爲淳厚誠實之類的人物，便不齒於這個，認說話轉變抹角爲阿諛，虛偽。然而，儘管不齒，淳厚誠實之類本身就在反面實踐。因爲是這末個冠履倒置的年代，絕無法容許真的「淳厚誠實」的存在，有的，不也是幌子而已麼。

爲了這它本來面目，我情願說勾心鬥角的圓滑的話語，也可以說是真實的聲音；不受貽假正經，裝正派，扭扭捏捏地說些冠冕堂皇而盡不是人的話。

「奴奴是潑水貨」，業已過時的了。

二，罵

據說，罵有若干種，其實，這祇是文人們的自以爲是的分法。

許的嚴格地說，罵法縱有不同，目的則一。總劃爲二大類：公罵與私罵；「爲人而罵」與「爲人人而罵」；官罵與民罵，好人的罵與壞人的罵；對的罵與不對的罵；正派的罵與歪派的罵……區別。其餘如罵得，如漫罵，如斥罵……則俾倖是手段而已。

罵，如彌衡的一股正氣，千秋萬載之後，還叫人痛快地懷憶。罵賊，罵反動者，罵拉仕社會向後退的，罵罵切諷罵的，毋論正罵反罵，都是應該的、不要因爲「罵」就想入非非，就慌而張之想避免，就戰戰兢兢地要「正名」，要弄些虛夢好聽的名詞。

四，辟頭哲學

有些正人君子，向來陶醉於自己小小的天下裏，孤芳自賞地自讚自吹，一遇到別人加以批判，加以指摘，甚或加以辱責，則氣急敗壞地咆哮一通，可又不敢正向敵人，中了「犯而不校」的辟頭哲學的毒。復安於現實了。

頭頭哲學與奴隸教條向來是二而一。氣量狹小的人，似乎不會有這末個俯首的丑相，然而，面譜千變萬化。這種人於無可奈何之中倒假扮着「寬宏大度」，或偽裝「灑爽架子」的不屑與辯了。

抱着頭頭哲學，奴隸教條，而想騰空地超越別人，跌倒，退步，是自然而又自然的事。怎能癡顛地修脫「前進」。

由月亮扯起

「月裏嫦娥愛少年」。

姑不論月裏有無嫦娥？即使有，也祇愛少年，與我輩老人無緣，因此，每每於月亮又圓又大的時候，不敢仰望蒼天而提早睡眠。

提早睡眠，依然不成，月光偏從破門縫裏窺探進來，照到床前，那個漂泊者不因之而「思故鄉」哩。

我怕月夜，月夜往往叫我失眠。

騷人墨客，可於月下花前，吟哦一番，尾擺頭搖，喝涼開水的也會大興「月亮是外國的好」之感。羨慕是羨慕的，附庸風雅的本領却未會有。縱然「才子」一窩一夥，采聲時起，可是正像一位洋作家所說：「這些英雄們，妄想以互相同情和集成一羣來否認自己的顯然的無能」而已而已。自己憐憫擠進「才子」之列，也不過是「弱者」，是「顯然的無能」，於是，對於才子就敬而遠之，不敢高攀了。

沒有法子與才子為伍，詠月的豪興又早已失去，孤獨，孤獨；寂寞，寂寞，連牢騷都發不起了。

大抵人，不免都有卑劣的感情吧，由月亮想到青春，想到親人（愛人自然在內），想到故鄉。於是悲呀悲的賦詩一首，卿卿我我的抒情一番。或者「懷才未遇（？）」，鬱鬱然短嘆長吁；或者「孤芳自賞（？）」，偷偷地替自家喝采。嗟嘆月圓月缺，抱怨張三李四。尤其中秋，自以為月亮比平時更圓更大，傷感也必然愈濃愈深了。

我非好節之徒，任何節日（中秋節在內），於我並不感到興隆。偶而，也會因看到月餅而想到中秋，或者因中秋而想到月餅，思想一掠即逝，要想抓著寫述，可不容易。據說，上海有四十萬一隻的「秋海棠月」，許多人為此大費筆墨。其實也未免太天真了，四十萬，月餅一隻，正表現我國的「民富」，歌頌之不暇，何牢騷之有哉。內X（「戰」與「亂」不敢盲填）聲中，月亮是否故鄉明，那就必須待考了。唐詩有句云：

「戍鼓斷人行，秋逢一雁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達，況乃未休兵。」

要是原作者生於今日，此臨時撫事之作，就足夠他首身分家了。嗚呼，我再也不扯月了，扯下去，擔心肝火上升。

卅五年，中秋，於重慶

為「為稿費寫作」辯

「有一種人是爲了圖利的，我也曾看過一個朋友正在寫作的時候，即對旁邊喧嘩的人們說道：『別叫了，讓我寫成二十字便有多少錢了』……」

——章靳以講詞：「藝術與藝術家」（十月在福建呼畢）

爲名爲利，皆爲我們作家所不取。靳以先生還說「真正的藝術家是不計甚麼利害的」。

可是，這畢竟是一個奇異的年代，寫作者有時爲了米鹽諸如此類的糾纏，的確也會想到「我要寫成一千字便有多少錢了」來。縱然不一定（也未必不一定）能寫成「偉大作品」，却真也樹於生活。

靳以先生破引第一段不也說：文藝是怎樣來的？曰「生根於生活」。然則樹於生活的寫作動機復令章先生譏爲「不對」，認爲可恥，叫我們莫知適從。

在別的國度裏，也許有幽雅的寫作環境，優良的寫作生活，甚而有伏侍貼貼的僕隸；祇要認爲有詞便有人爲你速記或打字了。像中國，尤其是「戡亂」中的中國作家，爲米爲鹽不用說，妻吼子說「吶雜」裏也得埋頭苦寫，是一代的作家的悲兵。而且這已經算是幸運兒，放逐，逃亡，惶恐四周盡是耗子，寫不出，沒地方發表

的作家更不忍提。有些作者到了僅僅乎一桿筆還可以換換全家的溫飽，總計算所得報酬，「動機」未嘗便即是不純潔。自然，這個年代，有關於到處旅行的作家，發此論調原來并不稀奇，該被列爲有腦的仁慈的藝術家。不信，把他演詞的末段全抄下來吧：

——有一位美國朋友曾邀我去美國作次旅行，我說旅行我是喜歡的，但在祖國烽火連天，人民大眾正在受盡飢餓，掙扎，死亡的痛苦的時候，我是不想跑到美國去的，待有一天人民的自由和痛苦獲得了解放的時候，我便會去了。我國曾有句古語：「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作爲一個藝術家是必須具有此種精神的。

我說這些帶家仁慈而氣有痛，還會錯嗎？他會「想」到人民大眾的受難吃苦，他拒絕去美國。這口供有漏洞：他沒有遭到人民大眾一樣的「飢餓、掙扎、死亡、和痛苦」，因之在騷亂中他觀光，旅行，忘却了竟也有同樣被內戰影響到生活如同「人民大眾」一樣的作家，必須爲稿費而寫作。成爲他演詞中嘲諷的警引，向「青年」們指示着那「圖利」的「動機」的「不對」。

但靳以先生，不求名，不圖利，我們的「美國朋友」會邀你去「旅行」嗎？哈囉！

杯弓蛇影外一章

一次叫蛇咬

千年怕亂纏

人，大抵是這樣的一種可憐的動物。祇要受過一次驚，便惶惶經年，見鬼疑神，杯弓蛇影，宴後病倒者大有其人。非僅乎古籍上那小掌故而已。

「疑心生暗鬼」，暗鬼不自外來，而是自心裏茁萌。如同阿Q，別人罵亮，罵光，罵電燈，便而以爲是指他的癩痢頭的了。無怪乎世間事之愈趨複雜。

、蛇并不可怕，假如自己鎖定的話；怕的倒是心理上的幻象，縈繞週遭，不分晝夜噩夢，於是自己悵，煩

悶，惛惑，怨恨，不安，終於送掉了老命。倘若要把這人命關天的罪咎歸於蛇，未免冤哉枉也。而且，蛇，向來就不理睬這些，它根本不知道有稱它為題做文章。

有歷史考古癖者，或許這麼說，杯底隱隱約約的蛇影，假定其為真蛇，專後主人為了卸除責任，免得獲罪於「友」，於是掛雙弓，佈疑陣，使病客驚然而斃，也不無道理，還假定勾出了另一副嘴臉。

善於狐疑者往往由於心理的不健康，於是徒勞地把草木都目為敵人，替對方排好一座沒人之陣，自己後唐，古戈德揮戈馳馬向風車大戰一番了。鼓掌合該鼓掌的，無奈喝倒彩何。

從上海報上讀到「杯弓蛇影」這末一個電影名字，我寫出和故事本身毫不關聯這篇雜感。

論「五堡山兄」(誌)

「山兄，五堡人也。以使用呆錢出名」。

乏論之至。破題了後，便「嗚呼」而不知從何落筆矣。蓋山兄與余素昧生平，年代亦難考，其所以謔名泉屬成引中齊聚者流之口中名人，僅「呆錢」的濫用「瓜瓜叫」而已。於是「呆錢，五堡山兄的」，炙膾人口。

做賊一次，賊名一生。山兄其也苦矣，也許一次濫用「呆錢」，便隻隻呆錢都是山兄的了。背一個萬世的罪名。

與斤斤山兄同命運者必不少。三句不離本行，譬如讀書界罷，見鬼疑神的事件層出不窮。代人受過，真也多解不勝枚舉，牢騷之餘，譯與五堡山兄共哭！

四八，十，廈門

孤獨者的悲哀

看「武則天」小感

貴為女天子，可以廣納男妃，然而她還是孤獨的，一種莫名的悲苦縈繞着她，使之抑鬱，使之悲

不來則的五堡山兄，即與廈門的漫助同。

痛，儘管憤懣與悲哀一掠即逝；儘管好強的個性令她忘却一切，而她，這極權者的內心，却永留有孤獨的
感覺。

親有如其夫其子其姊，憤有如其臣伴妙玉，終遭其棄。祇要爲了權力的攫取，只要於其前進的道路上有着
絆礙，雖至親至友，也必絕之，更何況王皇后等耳。

孤獨者的心，因之愈見其乖張了；

孤獨者的行動，因之愈顯其暴戾與險毒。

正因爲孤獨，她纔厚積薄發，以爲其思，（否則，按年齡說，六七十歲絕無性的需求；所謂報復也只是
說而已）巨細要管，用忙碌以填補其空虛。這個人英雄主義者，到老不爲孤獨的風浪所翻覆，大抵爲此罷。

她善爲自己辯解，也只能於上官鈞兒——那無知的娃兒身上得到同情。比如標榜着對男子反抗。却殺却同
命蓮的女人——王皇后；黜退韓國夫人；掠奪妙玉的情人，自問其說，以別人不能了解其苦衷爲憾事，許多出
賣人民的極權者，何嘗沒有如斯的話語與思想。

武則天雖然有新政治的幌子，但天下「亂」，這也足夠孤獨者悲哀了。這也證明縱然有幌子，奈蒼生苦，
畢竟要挺身反抗，非「戡亂」所可濟事。

然而，武則天之悲其頂點，并不在距離人民遙遠而感孤獨的悲哀，却在於：面首張宗昌之類叛變於前；親
信武承嗣兄弟迎鑾於後，這怎不叫這好強的極權天子昏倒呢。

一失了權力的憑藉，才真正感到空虛，受到孤獨的悲哀所打擊。

古往今來，那個極權者有他的朋友親人？那個極權者不是孤獨的？那個極權者不精於利害的打算？那個極
權者會真正理解人民的痛苦？那個極權者會有人類的愛？這就難怪做天子的全都孤獨，全都有孤獨者的悲哀。

看看今之武則天，不正嗜殺如命以圖掩飾孤獨的寂寞的悲哀。

四六，十，十七重慶

台上和台下

「鷓鴣早看天」演出前的小插曲

有一個機緣，我看到「鷓鴣早看天」的粗演，時間是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下午，地點在青年館，據說是特別演給「超級觀眾」看的。幸乎不幸乎，我看完兩齣好戲，從台上到台下，雖然穿坐在派司與手槍之間，感到窘促，但是所見所聞，實足抵償「心情不安」的損失。

台上：當第一幕將閉幕，第四幕的次子因受了種種的壓制而喊着「現在已經勝利了」的時候——

台下：禿頭的黃呢軍裝的評子搖搖頭：「這，這……不好，不好……」

盛裝，用太多的脂粉來打扮的評太太：「噢，像鴨子叫一樣。」

前頭的青年甲，湊上來，把手上的拍紙簿一幌，鞠個躬，滿臉堆着笑：「×長，這幕以爲？」

禿頭的轉過頭向後排那位西裝筆挺的先生：「×兄！你如何，最後太……」

西裝的：「太過火些！」

禿頭的向青年甲：「最後那句諷刺，必須改正。」

那青年年，就跪在拍紙簿上，於是走到第一排導演那邊去了。

台上：第二幕演到特務大展神通的時候——

台下：青年丙：「老乙，那林先生真像你。」

青年乙笑笑，「媽的，這些話堵地方學來。」

台上：演到「勝利了，做官的要復員，做生意的也要復員——我們就不能回家嗎？」這位逃難而做娼妓的

難民如此哭訴的時候——

台下：禿頭的胖子：「太太你看，粗妓也要復員……」

女的格格地笑個不休。

台上：演到老板和他大兒子拿着縱鄉公所撕送來的標語的時候——

台下：西裝中年憤憤地，「這太諷刺了，非改不可，尤其是關於『促進民主政治』那段。」

禿頭的：「旅館老板教訓兒子們那句，『勝利是勝利了，可是，你們要搞清楚，別人是不是願意讓你們自

由寫自由說呢？』非改不可！」

那拿拍紙錄的青年是是連聲。

x x

台上：第三幕演到那壞特務x是南京派來的時候——

台下：青年乙：「混蛋，這也諷刺我們。」

青年丙：「真像你呀……」

青年乙：「媽的，如果沒有提明『南京的』，那非禁演不可。」

青年丙：嘻嘻地笑：「派頭可和你一樣……」

台上：演到最後老板悲憤地訴說的時候——

青年內：x x，這好像影射我們的……」

禿頭的：「別神經過敏。」

x x

演完之後，中間前排的大羣人馬，交頭咬耳，吱吱喳喳地談論着，而且決定館里吃飯，從長商議，筆者不敢夾門弄斧，追稿釘梢。言行錄就此結束。

四五，十，二三夜重慶

招呼、生命力和撞鐘人

——「心字」讀後·盧劍波著

回來溫暖的南方，看到蔚藍的穹蒼，和一片汪洋，我底心早醉了。向閃爍着鱗光的海水，向潮來汐去的沙灘，蜜蜜地打着招呼。這兒雖非故鄉，然足以解渴了多年來對於海的相思；正如同攤放在我膝上的「心字」裏的話：「只等陽光一來，青青的幼小者的頭頂，就會在一個早晨，從暖氣的泥土里伸出來，和彼此打着招呼，和世界打着招呼。」

這招呼，可打得太早？

霧裏的友人，我好像重拾到我的生命一株，儘管天紅了半爨，殺伐聲嘩然嘈雜，我早已拋棄了那灰暗、那悵鬱、那不健康的顏色。從大海里回復我的青春，一團團泡沫洗淨我的靈魂；從「心字」里回復我的生命，我開始被充沛的生命力所炙熱。你們想不到，一本荒蕪的小書，消磨了我一個白天和一個黑夜，叫我對於過去有着隱遁的心情底錯誤自覺慚愧。我老固然是可怕的提提，然而青春的熱力不也會叫人永生？在「墓根先生的山羊」里：「生活在自由空氣裏，即使是只一天，只一夜」，這不感動了你，我，被惡劣的空氣窒息着而想逃避的我們？於是乎，作者再說：

——難止撞鐘的人死去了，鐘使沒人敲？

自然，不會的，這是生命的存在，生命的永恆，作者說，這是「樂觀」的充足理由。不過，對於我，以前我也說過：「死不完的是人，」而今，自家要推翻這「樂觀」的理論。人可能死得完的，如更不及早制止魔王們戮殺生命的舉動；鐘可能沒人撞的，如果撞鐘人全被拉走和死去……

猩紅文刻在胸上，時刻有懊悔的針砭，年青人可已不該也不必從懊悔中討取生活了。「心字」裏，展覽了

不只一次的作者靈魂的寂寞和抑鬱，甚至於有着更多的經過生活的考驗的呻吟和牢騷。然而一翻露紙上，却全是「將皎潔的血化成瑪瑙，將晶瑩的淚化成明珠」，為健康的讀者裝飾美麗的虛景和無窮的希冀，而感到太多「人間的醜惡」就在作者自己繪出的美妙的傑構中苦咽下喉了。正像莫扎爾特一樣，讀痛苦為大眾化成快樂的音符，這，也許因此叫我不忍擲下這本小書的緣故罷。

論笑，「心字」的文字並不是矇眼的明珠，但一串中即使是「說教」也緊緊地叩人心扉；（巴金介紹說此為不帶絲毫說教意味的文章，我以為，說教并不叫大阻的讀者怯步），「心字」的結精也並不是組織得如何緊嚴，愛唯美的先生也許會搖頭不置，說太多的哲學的氣味甚至信筆的說教妨礙了行文的華麗，但作者似乎不是致力於是的人，因之，他不顧及這些，他讓他的熱情支配他的筆桿，也信筆的發揮他的要給予別人的思想和感情。這一切，自有專門的書評家去加以分析，不用我，偏愛這本詩的讀者，絮絮不休。

二十七篇短文里，我說不出我愛那一篇，正如同不能說出我愛某個人的手和足一樣，如果勉強說，我是比較愛那「夜思」等幾篇莊語的雜文。

最後，我套用巴金先生的話，說：

——我喜歡我能够看到這樣一本新詩，我更以能够替這本小集寫介紹為我的光榮。

四七，十二，七，香港

第
二
輯

佛郎哥的笑聲

咕，咕，咕咕！

捧笑的聲音飛越重洋而來。

是佛郎哥先生的笑聲。

佛郎哥先生不只笑過一次了。特別是這一次，真叫他笑得死去活來。他從收首級榜聽到聯合國二次大會賴伊秘書長的提案時笑起，一直到現在安理會對西班牙問題討論為止，他的笑聲從未間斷。

這咕咕的笑聲傳到邱吉爾，范登堡，貝爾納斯，艾德禮，札魯門……許多大人物的耳朵邊。也在他們的內心起了共笑。

這公然的法西斯蒂的化身，這世界恐怖的象徵，已經雄踞寶座十載之久了。十年來，沒有人來動他分毫，雖然他依附軸心，戰時並協助他們作戰，可是他終獲得同質的法西斯型的將軍們的諒解，於是他加緊增加軍費和籌備預算，他已擁有法西斯黨惡勢力，以及軍隊七八十萬之多。

他亦於利用這注大資本，他得意地狂笑：咕，咕，咕，咕……

去年十二月底，三國首腦互相交換了關於西班牙佛郎哥政府的備忘錄，倫敦和華府全贊同巴黎方面的建議案，從事商討與西班牙獨裁政府斷絕邦交和承認另一新政體的問題時，他也捧笑了幾天。

後來，莫斯科三外長會議中又提出討論，佛郎哥又咕咕地捧笑着。

不列顛帝國早就坦白地表示對佛郎哥政府不滿了。他不睬他，他只冷笑；

山姆叔叔也早就坦白地表示對佛郎哥政府不滿了。他不睬它，他只冷笑；

法蘭西，蘇聯全都坦白地表示對佛郎哥政府不滿了。他全不睬它們，他只有冷笑。

他的笑聲充一串串的。

舊金山會議排斥它於世界國家集團之外時，他笑過。波茨坦宣言中重申這個事實時。他又笑過。今年初，首屆聯合國大會，艾德禮讚譽大會成功，即為擴充西班牙政府參加組織。他再又笑過。

這次聯合國還是熱鬧的議論一番，怎能不叫他笑得仰天俯地呢？

佛朗哥先生明白暗中支撐着他的同盟的「盟」友的意思，所以安詳地聽取他們的議論與抨擊，更知道他們對於紅色的恐懼比之白色的為烈，所以即使公然的方法斯不能，他也有着永久的不滅的根基。

怎能叫他笑笑呢，你聽，聲浪愈來愈大了：

咕，咕，咕咕！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八日補寫于中陵

有味的日本天皇

（舊金山二十一日廣播）日皇裕仁自日本投降以來，今日作第七次之出巡，赴東京近郊視察，民衆有互相迎，高呼「萬歲」。日皇行路時，步伐甚為自然，時常舉帽示忱……

「天皇帝，倒有味兒。一切外交內政全讓美軍帥麥克阿瑟代為辦理，自己樂得到處「出巡」。遊山玩水，已是第七次了。」

「天皇帝，倒有味兒。對於被征服的土地全是美軍，毫不介意，祇要麥老板看得上他，即使做做傀儡也甘之如飴。」

「天皇帝，倒有味兒。「行路時，步伐甚為自然」，一點也不感到慚愧，很安心於做他的亡國之君。是否忘記到山姆叔叔——這難得的太上皇？」

「天皇帝，倒有味兒，到處有「民衆肅立相迎」高呼「萬歲」。有「萬歲」之聲，一定可大過共癩的。出巡觀察，怕不只七次了結吧。」

可是，歡迎的「萬歲」的聲響，我想，當包含着無窮的悲憤和委曲。因爲，日本的人民大眾是跌落在普遍
的饑饉中啊。

四六年十月二十三日重慶

太陽旗、自由貿易和船

太陽旗飄進黃浦江。

據大公報載：海軍艦隊指揮部爲此向聯總聯運處查詢。美籍高級職員「曾以欠和陸的語氣稱：」

「貴部有不同意見嗎，那末你們自己的船呢？」

同時宣佈不久還有「第三批」日船駛到上海了。

真不該不同意的，自己沒有船，自己放棄了權利。

沒有話好說。

想「雜感」一通也感不起的。

然而，再翻一翻報紙，却有經行政院通過的「中美商約」全文，讀一遍，不禁感（非「悲」之誤，此註）
從中來。

有話好說了。

每一條約雙方都是平等互惠的；美貨進來中土，華貨也可入彼洋邦；美輪航我內河，華船不也可以駛去美
埠，此吾匹強或五強之一的大中華，真正與碧眼白膚的大強國並肩了。

硬要學阿Q，燃放祝慶一番才是！

驟然，美籍高級職員的「欠和陸」的語氣：「……有不同意見嗎？那末你們自己的船呢？」

勞聳在我的耳朵邊響着，愈大愈雜，似乎是無數個美籍高級職員，向無數個大中華子民說：

「不同意嗎？……」

「……有不同意見嗎？」

「你們自己的船呢？」

「……你們自己的工業農業？」

「你們自己的煤，補藥，服飾，一切的玻璃用品和罐頭……」

「你們的……」

我啞然，我聆悟了平等互惠的「中美商約」的真諦。

於是，我又「沒話好說」。

等於零零集

一，莫作先生！

有如一一代教育名家，他都聊以解嘲地自吟，曰：

——命呆不如從早死，

家貧無奈作先生。

以後，記不起了，又有一位教育大家感慨萬千地縮為：

——不如早死，

莫作先生！

從鄭板橋先生的鬻字詩到夏丏翁的自況，都可以看到腳道的淪落，縱然「萬世師表」的榮冠金光燦爛，但畢竟是治不了肚子的東西。又記起，該是袁俊先生的「萬世師表」裏吧，讓四虎子驟然從天而降解救林桐的困境，曾被許多批評家批評得體無完膚，貧窮並不可恥，但也不該「安貧」，為的這個社會并不是貧得合理。所以，憤慨地說：「不如早死，莫作先生，」該也比「家貧無奈作先生」更有力，更著實。

由一個沒有讀到這首詩的「先生」的笑話引起這點小感，錄如上。

二，動手之後

勇士捲起袖子，幌幌拳頭，似乎要動手了，可是一下子便認成親戚。冤家變為親家。於是乎，皆大歡喜。

通過姓名之後，原來十三代以前早就「神交」了，哎喲喲，好不光榮乎哉，你兄我弟了。而今而後，任憑驅使，找到好主子矣，如同適之先生只好拚命向前。

但沾沾自喜終也不久長的，這亂世，縱然陶乎其醉，却也會醉倒在主子的懷裏，豈不大殺風景。

三，我后千秋

報載：

「貴族文義選，五日上午九時在離蘇青島咖啡館舉行，選出青島小姐許月珍，劇后戴綺霞，歌后冷萍，花后張晚雲，后后閔玉樓，共收入廿六萬。」

選后之風，到處盛行。上海不用說了，廣州也選過「侍林皇后」。而今，在炮火轟天的青島，只要一角可以偏安，有心人就起勁地選后了。且是割歡花菊，四座齊開；誰敢說當今天下不是太平盛世？

當我們滿耳充塞「萬歲，萬歲」的聲浪，理合選個把「皇后」。就算花枝委唱，不也可過過某些人的癮，以為有皇后在側，自己飄飄然地相為至尊。

可惜龍庭與紗帽同時廢置，不然，吾輩小民，硬要三跪九叩，恭祝我后千秋。

掃興的，未曾看到或聽到人們敢於是帝。

四，好人難做

——看「豔陽天」小感

一首歌曲裏的，有：

——流氓當家

打風滿天下

別說藍眼白膚的洋人吧。就算本國，打風滿漫，幾乎無日無地無之。一國分成兩邊的撕殺不說，上至一品們公然搗毀報館，下至兒童們當街看拳，文有職業學生的相互毆鬥，武乃金都的憲警大流血。總而統之，好人難做。

然而，曹尚先生却偏要表揚一下好人。律師「陰魂不散」，從出場以迄終了都帶着一股正義。他說：——世間的是非是要我們去管的。

然而，這愛管是非的正直的人就被流氓們加以毆辱了。那一記耳光，清脆地打在你我的臉上。流氓之經常出於書上，電影上，也許「始」自今日，為的牠們是亂世裏的驕兒。

我將勸告陰律師：

好人難做！閉住嘴和眼睛。

五，相公厚我

偶而，記起「古文觀止」里的「報劉一文書」，才悟然於假權者以飾也早是古已有之的了。那是讀書人聰明的舉動。所謂「學者」者也。

近來，彷彿「相公厚我」「相公厚我」的聲言太多了。即使不仕，威風依然大有矣！

六，藥方、癩痢頭和錢

有的醫生能看病能開藥方；也有的醫生祇能指出病處而拒絕開藥方的。這要看症狀而斷。

但，有的病人不甘於後者。譬如被指為癩痢頭的，於是伸着手說：「怎麼癩痢頭？你知道了，你得治療它呀，你拿藥方來！」

（可是，抱歉得很，却還沒有癩痢頭的特效藥哩。）

接着，鞠了大半天的躬，攤開雙手，裝着笑臉，無賴地：「那末，拿錢來，好另請高明醫治！」

徒勞得很，人家不睬，也不給錢。

於是對方咆哮了，幾乎直起喉管喊：

「不能治？拿不出藥方，取不出藥錢？那就免開尊口，誰叫你隨便搗發？」

（嗚嗚嗚，簡直老羞成怒了。）

羞怒之餘，作着聊以自慰的打算，說：「希罕什麼？自家來設法。」

但是，最多，也不過換一頂草帽遮遮醜，而已。並不想徹底醫治。

七，出錢、說話

「……校長先生忽然來解的說道，『廈大是一個私立大學，誰是出錢的，誰便可以說話。』魯迅先生也帶着辭意，在袋裏拿出一個銅板來，幽默的回答說：『我捐給廈大一個銅板，我要說話。』第二天，魯迅先生走了……」

以上，是莊澤宣先生記的「新黃鶴樓」。

如同魯迅先生教導我們「立論」一樣。真實往往成了笑話。人們搬來搬去作為「趣事」流傳了。自己呢，滿足於虛偽、說謊與欺騙。

也許我們偶爾天真了一下，以為我們會經向政府交納了若干種運我們也鬧胡塗了的稅與捐，而仿倣魯迅先生：「要說話」，那容不了「第二天」，你就得「走了一」。

准此，就算出錢的，也不「便可以說話」。

四七至四八年零碎地寫于廈門

告 密

先抄下劍川縣政府佈告：

「如有重如投稿人姓名，具報來府，研獲歸案，說明屬實者，酬獎十萬元，並代守秘密，決不食言，切切此佈。」

這是十一月四日重慶一家報紙上刊的「劍川通訊」。據說因為九九昆明各報刊登有關劍川新聞，以縣長張開瓊與議長張明比爲奸，貪污等等云云，於是縣長老爺暗捕之不得，而公開懸賞！再於是全縣人心惶惶，怕隨便被人挾嫌捏報矣。

我們賢明的政府當局，自從新聞檢查撤消之後，一再地提明加強「誹謗法」。編輯記者的筆尖全舉乖學巧了。該張開瓊縣長倘若無受賄三千萬以上，理直氣壯，可以向法院起訴誹謗報社更正，却雅不出此，而搜捕投稿人，甚至公開佈告，要緝獲歸案，此賄怯倒使人有所疑惑了。吾輩投稿人，於今始悉有「一案」可稽，難怪聞一多諸先生之死早是榜上有名。

由投稿人之有罪有案，懸賞緝捕看來，靠投稿爲生的早已到了末路，他得躲躲閃閃的東躲西補的寫一點，不止就心窩外的狗，還要留慮牆根的耗子；不僅謹慎地對付敵人，還得提防自家陣營里飛出暗箭。文壇廣闊得很，那類那型的人物都裝得下。有些，主人把飯碗一擱，手一招，早夾着尾兒跑去報告了，到處「油漆木乾」，到處叫我們「當心、當心」，尤其是自稱愛國家的民族文化人吧，他們的告密的方式真多，從他們的筆下擬出一二篇有毒的消息，編排在自己的報刊上，企圖用這種方法來捕殺人，例子真是俯拾即是。

爲了方便，賢明的當局曾經大規模地佈好全國諜報，在你我一切有良知的人的身邊，都有牛字號的影子；有系統地密佈而告。全是「代守秘密」的，這，可愛的告密的祖國啊。

想到這兒，對於劍川縣老爺，倒喜歡他的天真。在告密的一統的天下里，他還公開懸賞，不知秘密探訪；

他還要「說明屬實」，不懂抓到就殺；人某×長和某將軍說過：「甯錯殺九十九，不放一個××黨」天真爛漫之氣，凝於佈告上，此「密」中之最下策也。

一張佈告，扯拉了數百字，可以完卷了。回頭看看牆壁根，又無耗子，掃與得很，那還寫得什麼？

四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重慶

噓噓章

故鄉有這麼個人，把孫中山先生的放大遺像剪下，手攏着他，雙雙的攝個合影。然後，也放大起來，掛在祖廳上。人們一提到總理，他總是：

——噢，要是在呀，那會這……

——當時他同我在一起怎樣……

總之，他是孫總理好友，不該置疑。然而，不幸，也許同時代的人們並沒有全死光的緣故吧，他被目為瘋子。

竟也不過是「瘋子」而已。

但偶而肥起「古文觀止」里的「報窮一文書」來，才悟然於假藉者以飾也早是古已有之的了。那是讀書人聰明的舉動，所謂「學者」者也。這，未免怪咱家故鄉人過於直率，濫以「瘋子」錫賢者之冠。

基於此，我再不為廣州「老革命者」家中張掛的許多「孫文拜上」「黃興敬拜」之書簡楹聯而感到新奇；我再也不為譚作某個代表好靠擺部長院長蔣減主席膝前有所詫異。因為他們全是聰明的讀書人。讀書人既已聰明，有時為了達到某個目的，不能不忸怩作態，如初嫁女，折穿了莫非增長賣身價耳。

有時，我懊悔生得太早，設若晚生五十年，讀到五十年前的今日的歷史，一定蠻有味兒，再不會希罕那「笑林廣記」「報窮一文書」「官場現形記」等陳腐的古董。一部「國民大會史」就足夠你瞧的了。那時，該有

不少的人這麼說：

——你的祖父沒我的祖父強，我祖父拿着凳子要打邵力子哩。

——哼，我祖父沒有停過噓噓之聲的，無論誰上台都叫他噓下來，那什麼次長就爲這而吐血。

是所以也，我們真難怪，某些代表爭相發言，要是沒話說，豈不平淡無味，何顏以對同鄉、同黨、同會、同志，以及子孫？但人太多，故也不得不爲「說話」鬥爭？也不能不利用鬥爭的工具——

——噓！

未來的史家會用這些材料的。

四六年十二月於廣州客次

無聊草

(一)

種老是位滑稽人，愛杜撰一些蹩腳的字眼，於是「選災」復成了流行詞。

病中，遑醫不敢運用思想，做學閥少爺，「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玩水遊山，儘量找快樂。這之間，回過故鄉也到過其他的村莊，不約而同的瀏覽了幾多幅的選災圖。對權如斯的一個「偉大」的年代，真是傑構！小民除額手加賀，高呼「選官憶歲」之外，焉敢妄加批評。

種老畢竟是落伍份子，不合這個「大時代」的潮流。倘若沒有「選災」，讓小民刺激刺激，大官們熱鬧熱鬧，豈不索然無味，衙門也都冷落了。無聊賴有如吾輩者，也湊得連台好戲可看。那不更是一串無盡的寂寞？

(二)

據報載，南京反對提名，說「有不識稼穡不辨麥粟的農民代表，有祇坐汽車祇坐洋房的工人代表」，認爲是「天大的笑話」。

其實，尋常得很，老百姓，誰也笑不出來。正如在重慶，「貓咬耗子」成爲新聞。如果「能識稼穡能辨麥

樂的農民」爲「農民代表」，才會被認爲「天大的笑話」。奇異的年代，必然產生奇異的事和物。倘不，那才怪哩。

(三)

幸而不幸乎，我們就生活在這個有轉的時代。挺起脊背，縮着頸子，大踏步向後走。對於行憲，除了加二的權牌，比如阿Q的畫圈那樣聽從有力者的吩咐在選票上依樣葫蘆之外，那能有別的甚麼呀呢嗎。

據說，大力士們都像寒蟬東袖取暖去了。卑微的人，要學螻蛄，車夫老館薄笑都不會的。是以，繞了故鄉一環歸來，聽老母親嘵嘵不休的來愁，看看左近右鄰讓競選弄焦了頭的小民，好像許多話爭先恐後要從喉管爬出火。然而，稍待安靜，方覺得幸而未會胡說八道，這時代究竟是偉大的，偉大得不是我們之類的小民可以理解。

祇好安於寂寞。

(四)

能止於寂寞，該也是幸福的。却往往不，於是，在難以排濟寂寞之閒，我提起筆，寫上了三字：

「無聊草」

三十六年十一月

談僑小集（在廈門作）

——之一，試論「僑領」

戰後，「僑領」驟然多如牛毛起來了。好像祇要富有，便自然而然譽之曰「華僑領袖」。「僑領」自身也以此爲榮，毫不臉紅地接受尊貴的稱謂。至於，僑胞們是否目之爲領袖，倒成爲其餘的事了。

若干人已返國多年的華僑，一旦帶財，或者顯赫，自也是僑領之一。小右左右鄉閩，做閩人，做紳士，成公和團」的主角。大者幾官結吏，做「顧問」，做「諮議」，當中央僑務大員。「僑領」，金招牌也，萬應

齊也。其也難怪之如牛馬哉。

廈門，地方小，排場大；「僑領」便擠得有如罐頭沙甸魚。我人撞來碰去，位位皆然。有藉「僑領」混名，有意「僑領」釣利。歸國十年廿載，「僑領」榮譽不衰；開賭場，做鴉片，販嗎啡，當敵探，度洋而歸，「僑領」成焉。巨賈大吏趨之若鶩，擁捧拍迎，目的在於美鈔，比索；於是拋出少許金錢，施惠救濟，街頭瀝瀝而來。酒席廣設，狐鼠蛇神，雜入彀中矣。君不聞了某人之盛宴也歟？

一個奇異的時代，造成這類奇異的事物。以往，作為華僑領袖，不在乎有無助帶，荷盾，美鈔，比索。在於這個人是否真正領導華僑，真正為廣大華僑所擁戴；而今，恰恰相反，在外稱藉無名，返歸祖國變成「僑領」者比比皆是。此類人物，有共另一種特長，僑領街頭僅僅為了便於國內使用。因之風雲際會，有派有系，小入一名官兒了。對國內官民，舉華僑榜幌子，當本錢，討價還價；對國外同僑，復變成政府要員，派系名角，以嚇嚇華僑了。動不動顛顛地要「寬慰僑胞」！

吁唏！榮譽的尊稱加上括弧成了嘲笑的符號。「時勢造英雄」，人間何世，雞犬俱的全變為神仙。

神仙化了的「僑領」呢，正週旋於粉紳（或自為粉紳）與官爺（或自為官爺）之間，出官這頂紅冠兒。撞額招撞，自得其樂。其而榮聲迭起，飄飄然地宛如身在天上。

我為「他們」祝嘯！

一之二，西裝部與僑團

或曰，偶而經過某路，有「華僑西裝部」的新招牌出現。縱然明知道祇是拿「華僑」作幌子，剪裁縫製，他家並無二樣，也不禁徘徊難去，有不勝眷戀之至的樣子。

華僑西裝部以及華僑照相館之類的老板，倒也老實，爲了招徠顧客，不論已身為華僑或非華僑，借用這「僑招牌」，並沒有任何政治野心，並不以爲這樣就算「爲華僑服務」，也便自封曰「僑團」，甚而參加聯誼會，拍當忠角了。

如所週知，今日之「僑」是頗為吃香的。以「僑」作招牌者有如「僑領」（「僑領」，誠如前節所譬和牛毛無二）之多。似乎華僑問題業成爲最平凡，也最費勁的萬千問題之一。但招牌儘管多，機警，聰明，懂得運用之件爲「僑團」的資本者却極少。

思有以僑起家的，總多多少少懂得一點所謂「權術」，於是廈門的「華僑團體」的招牌和裁縫店一樣，毫不臉紅地一副一副擺出來了。借它向上頭邀功報賞的有；借它嚇唬嚇唬同業的有；借它攀官結好減捐削餉的有；借它煽業成派因而變成官員的有；借它貪圖油水從中措措的也不無。

揆之事實，廈門有很多真正爲華僑的僑團，也不少徒具虛名而祇是一二主角於卡片上加署幾條街頭的。這類窄頭的「僑團」，所賣的狗皮膏藥也難能爲真的了。他們大抵是僅僅有一副招牌，甚或是「南洋」便成的破爛的招牌，掛出來，自家便成爲當然的主持人。沒有任何羣衆，個人化的團體！別開生面地在這爭着「爲華僑服務」的大廈門招搖撞騙，這和沒人擁戴而自封僑領的「僑領」們正殊途同歸。

其也難怪有貧僑死於「益同人」而無「團」理睬；其也難怪有華僑青年榜得失學而無「團」指引；其也難怪鄉的械鬥層出不窮而無「團」解勸；其也難怪待遭待救的滯廈賴僑之永無全面而解救的辦法；其也難怪連一份屬於華僑的報紙雜誌也沒有。其也難怪……多矣哉，不提了罷！

至於非律賓也，新加坡也，暹僑（自然也是僑領，甚而僑宮了）一返祖國，或政府僑大員一來，則就觸交杯，發消息，辦交涉，陳建議，代請願，煞有介事，「僑團」之功莫大焉。

嗚呼！如此，如此；僑團，僑團。說極「僑領」之餘，我將三呼「僑團」萬歲！

一之三，幾疑身在馬尼刺

穿的，不用說了；男的幾乎全是「利士帽」之類的女衫；女的儼然式樣有別，質料也多半是日本貨而在菲島流行的。吃呢，一些罐頭也者早從彼岸滾滾而來了。

倘或許多涉足一些地方，你將驚奇地你宛如置身馬尼刺，不，真的在馬尼刺。高亭，有不少的「並非雜女

「喝杯開水在鵝候尊客；之後尊客來了，擁擁抱抱，真的有點外國作風。再來麼，椒莊花園，會說的不會跳的，大大羣，出手單單管伊人就是比索二三十元。加上其他開銷，百來塊滿不在乎。呂宋客佔了大大半。高等的仕女，專愛陪伴從馬尼刺來的人談笑和諷玩。

我疑心身在馬尼刺。

廈門地方不大，被「僑領」也者就佔去了好多的所在。其他富僑一來，不是買厝就是討房，搞得有點烏烟瘴氣。但是閩南十有八家出洋，因之大眷屬和小眷屬也多得很了。於是爲個租問題糾紛幾幾乎雙方都是僑屬。這，連僑產保障會也沒了主張？難道好意思幫着小呂宋的富商追索大呂宋的貧僑的房產？或者對助現任的華僑欺壓過去的華僑的嗎？自然不能也不敢。於是乎，保障會就棘手之至。

目前說，辦僑務的衙門，弄僑務的會社，都好像着眼於菲華僑。也只有菲華才吃香。地域近，銀水有價；文化水準不高，易於攪騙。許多僑團也都以菲華僑爲主。把廈門裝扮成爲十足的馬尼刺自也是尋常的事。

很多做官的甯願得罪一個在地的紳士，而不敢對華僑稍有不是；好像是在海外做官一樣。也所以難怪地方酋長之傳出辭職，子民們毫無動靜，而馬尼刺我們的僑機關與僑團體爭相拍電挽留！

你說，我們在不在馬尼刺？

一九四八年之秋

中秋雜感

一
過去，遇到這麼一個節日，也許會感慨一通的。而今，却覺得連發發牢騷都算多餘。作爲一個今日的老百姓，沒有興致與勇氣爲月餅而吟詠與嘆嘆了。這和沒勁兒去理會當朝名角亮相一樣。

一個執筆者的悲哀，即是在毫無感想中去擠出感想；百無聊賴地塗着不由衷的話言。屁意思！命運同於深秋的月亮，同時博得滿堂采，缺了後又受着多少人的指責和詬罵，而不論喝采的和詬罵的，復全是我們那批有

開的終日念念有詞品頭品足的關少。所以，夜半們心，深深地爲自己的文章哀悼。

然而，我仍將寫出這等於殉葬的備稿。

二

月到中秋分外明，菊盞醇酒，夜闌輕酌，有福的人兒大可酬對一番，要是異鄉人遇此令節，涕零道旁，興起「故鄉明」之悲，而吟誦那首「寄書長不達，况乃未休兵」，不消說，便成爲特別悲裏的寓公了。這年代，潔身自好的也許噤若寒蟬，耗子們却正耀武揚威，咬咬噬噬，頌歌太平了。

設或流浪人慣於離亂，因而痛哭了一場，也必須進感化院。這是一個不許人笑更不許人賣笑，不許人哭更不許有所爲而哭的時代，千萬不要因爲中秋月兒明亮便面對「織建大業」的信心起了動搖了啊。再設或一還古故事在朋友中間傳說開來了，月餅中有字條號召癩元的壯舉，有心人也會杯弓蛇影，認爲危險的煽動的革命的東西。所以，哈哈之外，咱們的確無所寫無所說了，雖然有這末個好日子：中秋。

三

不說，不可說，而又不能不說，於是，想想，說說大辭而又大吉的話。譬如詩人就有這末的句子：

——好一個中秋月呀

——好一個好平世

——好一場熱鬧的「鉄公鷄」

——好多的名角兒上場又下場

——我們生活過着萬分美滿

——沒有別的國家可以同我們一樣

好矣哉，好矣哉。我的殉葬中秋雜感的備稿，魂兮歸去。

四八年九月十七日廈門

供宿不供膳

「你該娶個老婆了」諸如此類的話，常在友濟中聽到，好像關心姻緣大事是做朋友不可或缺條件之一。自己，倘若鬍子偏不爭氣，老愛從額下茁芽，雖心如古井和木石，也不免受了顫動。於是乎，也似乎應該有一個「家」的金頭油然而生了。

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里有喻「結婚」的一段話，頗見精采，不妨抄摘如下。曰：

「未結婚者若已結婚者，恰如岸上人看河裏划艇的人，在乎滑的水波上蕩漾，是該何等的慳意；但，一旦臨到自己到河裏划艇時，方知並非浮在水面，靜靜地坐著可以了事，非得化氣力去划艇不可。還要時時擔心，不要鬧出亂子，因為船下的水，並不如理想中的一片溫柔的鏡子，而是可以淹死人的東西。等到手臂搖酸，襯衫灑透，才知道看與做、理想與事實，是兩件事。」

以上，經驗的感覺。不是狂戀中的年青小伙子所可理解的。但今日，尤其是「戡亂」的中國，也許連涉世未深的青年人都受到生活的壓迫，討個老婆真是談何容易的事。不用說，結婚時的一筆費用，結婚後生活担子的加重使踴躍欲試者都不敢試了。

有人，想出了「供宿不供膳」的辦法。看看題目，聰明人要嗤之以鼻的了。以為弄「噱頭」，尋開心，其實，却是掀起面孔的問題。

兩性共同生活，全該基於平等上的。不能像戰國策士們所鄙夷的也津津樂道的性交時的生物平等而已。人生活在這個社會，無論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兩性都有各自的獨立的看法和把握。女權提高，「供宿不供膳」不算是一種笑話。

記得抗戰時期，昆明西南聯大的一個教授於報上徵婚，條件是：「供宿不供膳」。那時的昆明，租房子確不容易。而一個大學教授，在我們還不重視文化的祖國，收入比之司機老翁有如天淵之別，「供宿不供膳」是

無心的說明，想不到竟說中了一個真理。

當多數人迷惑美妙比索的現階段，誰也有不受供膳的人吧。社會，可以進步，男女誰也不依賴誰生活。

賣火者

——西蜀回憶錄之一

蹲在街旁，王大婆子讓刺骨的北風刮凍得手指發僵了。

雪花飛着。她不睬它，她並不驚奇於烏黑的夜空裏的白的構圖。她袖子揩揩冷鼻水，輕輕地舉起匙子：

——索！

把古舊而且已經破爛的鍋子裏的炭火翻了一下。烟向上冒，火舌閃爍，像耗子活動眼皮。她趕忙把未燃的灰炭掩了過去。她想風這麼大，紅炭全給燃光怎辦？

她焦急地看着慢慢燃去的炭，手中的鉄匙子不住的轉動，偶然一聲步響，就够她緊張起來。她害怕就在炭火熄滅的時候，突然有一隻手烘爐遞過來，不叫主顧白白地從自己的眼前溜走了嗎？同時又痛心炭火空自然燒本錢，一面起落她手上的鐵匙子，一面思想打着無窮的纏結。

北風一陣急似一陣，在她繪刻着年月的記錄的嚴緊的雙頰，刮過復刮過，她不覺得。

雙鬢得更動，更緊，飄進簷下，飄上她那裹綁着白巾的頭上，她不覺得。

她是靠着寒凍生活的，還賣火者。

夜深（這兒，八九時就算夜深了），山城里人稀少得幾幾乎祇有他們幾個賣火者，像幽靈般蹲伏在街旁巷角，微弱的火花，如同鬼燭。想捕捉不足的明入的糧食。

冬天和她們的暮年在破舊的火鍋邊，一點火光，偶然開放，她們早年的青春的花朵，大概是隱匿罷，沒了。她們又讓衰老拖回現實。衰老，可怕的提醒，於是覺得夜不早了，也許炭火早已熄滅。收拾着，措回菜已叫

寒凍霜佔着破陋的古屋里去。

在我住在她們的小山城里的某個雪夜，一位賣火者因為餓凍雙重的襲擊，支持不住，永遠地睡倒在回家的道上。當第二天被人發覺的時候，她的軀體已經冰僵，她的鍋、炭、鐵匙子，和那個大筵筵却還背細在她的身下。

你能說這不是大的施捨？予別人以光，以熱。自己浸在冰凍與黑暗里，甚至於死去。

以後，在許多賣火者中間，我再也看不到悲臉的王大婆子了。

四六年十二月於廣州

梅花

「天不老，地不跳，銀牌八面變……」

「天不老，一定跳！」那帶近視眼鏡的瘦個子，輕輕地碰了身傍小胖子一下肘子，滿有自信的把四根「碼子」壓在「單」方。

小胖子的鉛筆敲一敲盤棧，把記下搖出的點數留心地查考了一下，搖搖頭。他看到賭伴一個個下「單」方的注，於是向寶官微微地笑了一笑，抽出一支駱駝牌香烟，在公差迎來的火上燃着，吸着，慢慢地讓一團團的烟噴出，態度表現得十分悠閒。數數手上的籌碼，紅碼（兩萬一棍）有十九棍，將靠近四十萬了，莊家那兒還欠有五十萬，周經理借去二十萬，吳老司借去四十萬，屈指一算，已經把昨夜輸的都贏回來。這時候，寶官頻頻皺着：

「下齊，下齊！開了買賣，可不許再下注。」

一面把手上的紅碼子擺一擺，對小胖子揶揄着：

「大爺，嵐風趁熱來，不要在霧頭上才趕着下大注。」

小胖子點點頭，胸有成竹地說：

「先有你罷！」

他還是不下注。看看所有號碼全攤在「單」方上，「雙」方儲備三四根白碼，空氣非常緊張。二十幾個賭伴的身上都有一團火，數前帶每個人的感情。他們把愛與恨貫注在兩隻骰子上，他們四十幾支眼光睜視着寶官面前的骰盒。

寶官是一家私家銀行的經理，看上去歲數有四十開外。在八年的抗戰裏，發了一點點小財，勝利後自然該享福享福了，從新年到現在，他輸了四千多萬，但這點小財，也不過是他身上找了一根毫毛似的，所以，他還毫不在乎的天天來，天天開。

今天，五十萬一封的新鈔票，撥來過七封了，還差了許多賬，看來，又是一番敗仗。他身後站着他的第三小姨太，一面撫摩着「水烘爐」，一面把水汪汪的眼珠向四方亂轉。莊家對門是分成了二成的「下土手」，專司瑣財，戴着一頂瓜兒帽，包皮的顴角高高卷起，更顯得尖瘦，他有氣無力地望着賭注。

寶官把手上七根紅籌碼也擲在「單」方：

「賣單，揀的就錢。」

可是沒有一個人出手。寶官自己也看上「單」了，更加强全體那「單」的賭徒的自信。

「單的全賣，要的揀，不要的充！」

全體的賭徒都向小胖子道方望過來，小胖子的心似乎止在盤算。突然，向寶官說：

「單的全賣？」

「單的全賣！」

「你不怕再開黑庫？」

寶官脫下他的呢帽，從帽裏摸出四根紅碼子，再擲在「單」方裏：

「有本領開罷，多送一點禮。」

「好！」小胖子的手掀開寶蓋了，所有的賭徒，像滾滾了風的氣球漏了洞似的，驟然萎洩下來。「下土手

「嘴巴呆得合不拢來。」

「兩個瓦？」

「梅花？」

「媽的，還是雙！」帶近視眼鏡的瘦個子跳起來了：「徐大爺，還是你，有眼光！」

小胖子很敏捷地把碼子和現款都掃到面前來，同時把紅白籌碼分開，他笑嘻嘻的眼睛幾乎成了一條線了，臉上的肥肉一堆一堆的擠成山。邊數邊說：

「天不老，竟也有老的一回……」

莊家把骰盒推出，不開了。

一九四六年春天草於自梳井鹽場

新的人、年青的人

魯迅先生紀念場上

紀念魯迅先生的會場，是在青年會四樓上，非常狹小，不用說座無虛席，人在人行道也擠得透不透風。想到做過國都的大重慶，有的是大戲院，大場所，然而作爲一個爲人類謀幸福的文藝戰士，却被忌嫉得連公開的哀悼也不容許。想着，對於不甘做狗做奴隸的我們，那能不努力？

人那末多，情感那末真摯，叫人感動得想哭。

沒有偽裝的情感，那使是第一次參加的人，都帶着千百倍的虔敬來哀悼先生，哀悼自己的國家，和哀悼自己。

最後演講的周穎女士說，她是初次參加魯迅先生紀念會的，興奮得非說兩三句不可。是的，多少年呵，這苦難的中國人民，真想在一個可以訴說的長者面前發抒抑鬱的感情的。

說兩三句，說兩三句，能說出也是好的。多少人因壓制成了瘋狂，多少人因壓制消沉和墮落，多少人因壓制轉了方向。但也有因壓制而更堅強。至少我們這些擠在小房裏的人，一定會更堅強的。

x
會場上，有人朗誦迅翁哀悼青年的「爲了忘却的紀念」。

x
看看過去，看看今天，儘管前面全是血漬，青年們脚步還要踏上去的。

人不是爲了太平而來到人間；

青年人懂得活着的意義；

青年人也懂得獻身；

青年人並不迷惑于香花和獎章。

爲了人民，老年們有着戰鬥的精神，青年人也一定，而且應該有的。

死不完的是人，是人！魯迅先生，儘管青年人被殺害，被監禁，而後來的人還是要隨着你來的。

你看，會場上全是新的人，新的人……

年青的人，年青的人……

四六年十月十九日夜不眠草于重慶七星崗

第
三
輯

兩位老人

——紀念懷廬先生及胡馨山先生逝世一週年

幾次我提起筆來，又沉重地放下去，想寫篇對於敬愛的前輩的悼念文章，一直沒有寫成。整整一年了，日子在空虛和紛亂里挨過。這些年來，多讀了一些書，多做了一些事，對寫作愈莊重，愈不敢輕易下筆，愈感到自己的淺薄、無能。然而一年來我從未曾忘却我曾答應而願寫寫的這篇文章，今天，無論怎樣打擊都不會阻止我把這工作完成。

我這年青，這工作不配也不該輪到我來做，倘合我有着悶塞的牢騷和無窮的哀思。一年過去了，我面前依然鋪着一張白紙，我是不善於把白報紙描繪成爲美麗的彩畫的人，尤其是名爲對死者悼念其實是寫給生者看的東西。今天，從遠方，從濱海那記憶里的城市，幾位年青朋友來得異常奇突，也帶來了無盡的故事和溫馨的友情。朋友們都在苦鬥，吃喂豬的糞渣而精神飽滿地做事；還觀自己，生活安定，熱情倒一度一度地下降，時常被無聊而多餘的煩惱所襲擊。四年來的往事如潮般湧進我底心，特別是近一年來，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日子怎樣過去的。我做着我詛咒的工作，起了一股情熱，一股傻勁，如今變成生活的奴隸。送走了朋友，我就在柴油燈下溫習過去的生涯。翻開報紙，在上頭我胡亂地畫了些什麼，似乎必須填滿這些張原稿紙我的心情纔能舒適一樣。我自己常常控制不了崩潰的感情。我想着我所要寫的一篇紀念懷廬先生和一位老人的文字，我要寫我和這兩位老人的交情以及他們對於青年人的影響。我的思想就走得遠處，是一年前的事了：

去年，我和懷廬先生的家屬及賓友們扶着矮而僵硬的遺體下樓。這良善的老人安詳的睡着。那常撫摩的髮鬚，那覆長的臉孔；那炯炯發光的眼睛再不能向我們張望；那滔滔奔涌的嘴巴再也不能跟我們討論。楠木棺蓋釘下去，就把這一切吞沒。從那天起（不，應該說從那天的昨晚起）他離開了我們，離開了親人和仇人，離開這永恆鬥爭的人間。當時我感到一陣自譴的痛苦，這痛苦超過任何的悲哀。我常慚慚地跟順我的個性，有

數的幾位朋友，我都任性的絕少往來。如今知道永遠不能重見，覺得這種任性造成莫大的損失和遺憾。

三年前，我打算為一家書店編一種什誌，他從上海來信懇迫我編下去，并告訴我許多他經過也許會接觸到的問題。還刊物雖然沒編成功，但對憾虛先生和師山先生以及別的師友們給我的鼓勵和意見却永遠記着。師山先生尚且在生活窘迫下給我寫來了短文，我是懷着感激的心情向着他們的。香島淪落，我們很就心留港友人的安全，敵人是不会放鬆他們的，（在上海，喪泉先生不就被敵人逮去，生死不明？）我曾在一篇小文裏提到他們，祝福他們。之後，憾虛先生拖帶殘餘的生命回到祖國來了，跋跡千里，我們在桂林見面，我覺得他非常年青，沒有一絲老人的暮氣。如吳沒有青春的活力，他不會逃難到桂林；沒有青春的活力，他不能赤手空拳再把事業崛起。宇宙風之有今日，費了他多少血汗，「該死的」刊物已漸漸強壯，而他竟淒然死去！

他編出他的刊物，他不為時下的風氣所惑，他把大部分篇幅刊載戰地報告，甚至抗戰八股的外稿，不專在作者的名字上轉念頭，連一向見到「風」字就感到頭痛的人，也對他對刊物表示佩服好感。（註）這是他的成功，也就是現在能擁有衆多讀者的主因。

一年前我曾在宇宙風上為他寫文，一年後在同樣的刊物上我來寫紀念他的文章，我們誰也不會想到，物價蹇跼地爬高上去，人也變得很快，最初，我為自己扮飾個角色，如今我已辨不出本來面目，我不知在做戲還在做人？生活壓迫着人透不過氣，但是憾虛先生却始終不為生活的浪濤所掀覆，所左右。他，以衰弱抵禦險惡的風波，正如他對於理想所堅具的信心一樣。這種老人是少見的。

憾虛先生逝世不久，我的雙手又扶着另一位老人入殮。這老人死得很寂寞，他也將會在我這一生留下強烈的印象。出殯的那天，我們幾個人淋雨到墳地上去，在亂塚里埋掉這顆倔強的靈魂。面向這異國的老革命者墓前，我沉默起來，沒有語言可以表示出我對他的敬愛和哀思。當他們越南革命同盟派來的同志用沙啞的總督誦讀祭文時，我們都垂下頭，悲以絞疼着我們。一個捨棄地位財產，亡命各國的老人，我們就讓他寂寞的留在那

（註）指在桂林由培學軍和總司令部時的「宇宙風」。憾有與乃弟林大師情趣互異，所以貴賤實富也各不同，

憾有此後，培堂先生送了如送哈叫花子的一派著賸金，在桂林林培堂文章里，許多人一提到憾有就生敬意。

兒，讓他跟黃土長眠。在風雨暮色中我們下山。

我認識他的時間不長，但我却知道他一生為他們的祖國革命的故事，他很少提到他自己，他那因跳火車而得的重症，折磨他到現在，而他却依然是他們國外青年的中心。為了工作，他的兒子和其他同志們溢血祖國，迄今死生不明，（一說亡命在蘇聯），也不會得到他爸爸的噩耗，正如這老人從不知道他兒子是死是活。

在病榻上，這老人會為我誇述那豐饒的南方的故國，他對於祖國有真摯的熱戀；他說抗戰結束祖國得到了解放，這我跟他一道到他們的家鄉去。（對生，他有濃厚的拳戀熱情），如今他看不到祖國的革命成功，就死去了，當他們的同志勝利地回轉家鄉，他們不會忘記這老人；他們的人民也永遠不會忘記這為他們而獻身，始終不為名為利的老人。安息吧，老人，你死前緊握我的手於今還是溫熱的，你給我許多的教益於今還是親切的，不論我們的思想是否相同，我們都有一種良善的愛人類的熱心。如果有一天，兩個苦難的民族都有了自由，我一定到你們那令我迷惑的國境，看看你們苦難的同胞。

兩位充溢生命力的老人之死，給我很大的感動和警惕，我不會忘記他們的，好的人徧徧這樣快的死去，我愧於自己的墮落，我實在不配來寫這篇悼文。自然和人都不會讓我們活到老，而我却在未死之前蹣跚時光，夜深人靜，回憶給我痛苦，給我折磨。今天，從濱海的城市來的朋友告訴我那邊兄弟們的苦鬥，他們關懷我的工作和我的健康，我的心情更加不安。我是在這兒浪費生命，我的工作一點沒有價值，我懊悔我離開那片豐饒的土地，如果我還和朋友们在那兒工作，讓我寫這人篇悼文我會更有力的，而不會像現在一提起筆就覺得罪惡和悲痛。

我希望很快我會解脫我自己。

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夜

憤慨的激情

——從施超之死說起

春彥先生死了，以我們的交情說，我「理合」寫篇把文章悼念悼念，結果沒有寫，為的寫的人太多了。我

是一個不善於奉承附的人。

魯彥兄常說：「我們要埋下頭寫，寫，把寫作看為一門事業。無論『正人們』的囑言，偶像家的夢囈，全不足以動搖我們的信心。」埋頭寫正是紀念朋友的好辦法。

這些年的日子，我沒有和筆絕了緣，儘管生活壓迫着喘不過氣，我都會在百忙中擠出一些，在原稿紙上消耗我的生命；滿意與否，凡是別人的事，我究竟不是喝彩的人，我的出現就不是為別人增加榮耀的。

可是，施超君在韓連祺的消息傳來，我不曾想借這陌生的死者寫篇短文——寫給在羅武揚威的活「正人們」看。我不認識施超，我也未曾看過他的戲，向來極少留意劇壇，連他的名字也不常見。自然這篇短文不是洋洋酒酒紀念傑作，可是他在「正人們」的唾罵中淒涼死去，給我很多感觸。

據報上消息，施超病中時，曾飽受戲劇班各們的囑言，譏為「假病貪圖救濟」，「故有可憐相」，甚而聽說他在公演「大宋英雄傳」時，當台吐血，竟有九「正人們」罵其「活該」！這和文壇大家對「援助負病作家」有所爭議一般。因之，我聯想到四年前魯彥的感嘆，不也一樣為文壇「正人們」們所忌？「中學生」什麼，某先生為了嫉嫌，把他的作品退回；（照理他可以他的寫作歷史向讀者負責，何況他又是該刊編委之一？）有些「作家」公然在會上罵他落伍，給他很大打擊，他很寒心。他更沉默地安靜地在鄉下教讀，也不能制止韓連祺的文壇的「正人們」。至於他的貧病，更沒有人理睬。記得當他決定到我也兒來時，我發見報上有文協準備開會歡迎消息，會費也問他，為什麼事前告訴了人而有此新聞。我是極端厭惡在文壇上露則露尾的運動家，連帶他們那種吹吹打打的作風。他也不滿意這種政治派頭，信裏還說：「桂林文協是我一手辦起來的，準備歡迎正表示他們的關心，死了我想還會個追悼會呢；祇有不死不活，他們是向來不睬的。」憤慨溢於言表，那時他們剛把一個初生不久的兒子送給鄉下人養。窮病使他的孩子的樂觀又性變得他鬱鬱了。我想，後來他以全力來盡印「文藝雜誌」，正是那股超於憤慨以上激憤使然的。他必給人看，他並不落伍；雖貧雖病，他還可以寫，可以編，可以活下去。他不絕以新筆名寫着充滿憤慨的散文。聲音啞了，他還是伏在病榻上寫，他用殘餘的生命寫最後的幾篇激情的文章。生命固然完結，這股「勁」却留下來了，「正人們」也是請聽！為他為了發財而辦雜誌

的人也銷聲滅跡，轉回頭來向他獻媚，因為他手頭有一本「文藝雜誌」、他有無數青年讀者。

現在，聽判施都同樣受着「正人們」的譏罵，在淒慘中長眠，不禁百感交集。施超不幸，他不能弄個把柄用刺團做做導演或主任之類，而必須爲了生活去打「游擊劇」，去演沒有錢的「大宋英烈傳」，這又何能怪「依老賣老」的「正人」們的教訓：要他背一個有負劇壇前途的罪名。

魯彥如此，施超如此，初生小犢更不用說了，「正人」「大家」，手下留情。

爲了未死的人，爲了未滅的文化，我們的筆尖還得更硬些，不過別戮在可憐的弱者身上，有些是損負不起的。

頭戮，戮在吃話舌頭的狗頭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九日夜重慶

紀念、常識的貧乏和勇氣

——悼羅曼羅蘭大師

紀念一位死者也不是一件輕易的工作啊

前年，報載羅蘭老人死在馬字旗下，全世界的人們都會同聲爲這沒有國界的偉大的作家哭悼。我們相信「他的屍體太厚了，納粹扛着它決無快樂可言」。

在M地，我們沒有舉行任何的空洞的追悼儀式，僅由文協發動會員集體研讀他的巨著「著望」，克利斯朵夫作爲紀念中心，雖然，後來證明老人並沒有死去，但我們也進一步地接近大師。

而今天，老人真正死亡的噩耗傳來，M地的文友卻止四處奔雜，紀念是由集體而成個別的了。我們啊，我們。

該說到不久重慶演出的一幕喜劇罷：

在舞台上的作家房間里張掛了兩幀畫像。有一張就是羅曼羅蘭，法蘭西的榮耀者，竟引起了「超級觀衆」潘公展先生的誤會，疑爲「蘇聯作家」。慌然導演史東山先生親自陪「他」上台「審驗」，方始了事，這「風波」不能算「小」。

自然，羅曼羅蘭對於一班「超級觀衆」也許是陌生的罷。如果他們沒有拜讀他的著作，至少也應該看到他
和科學家愛因斯坦發表的宣言，他是怎樣爲正義爲和平，爲弱小民族而呼籲的；特別是爲中國說話，按之古訓對這人道主義者，中國人該如何的「感恩戴德」？然而不幸，「超級觀衆」竟不相識！竟要上台「審驗」。

常識早就可憐的貧乏！

常識的尺度也該放寬放寬了。

不放寬，也成的。然而這不會妨礙羅曼羅蘭偉大的存在。

別說是金髮白膚的洋作家，距離我們太遠，就說是爲了紀念本國死去的文藝戰士，百餘餐廳留下一份痛心的記憶。所以說：

「紀念一位死者也不是一件輕易的工作啊。」

要紀念，也成的，在今日中國，似乎要比別的國家需要更大的勇氣。

倘說悼念的文章是爲生人而寫的，那末，朋友，你讀過這「人類所良心」的老人用他全心靈爲我們達成完美的藝術家的模型「若望，克利斯朵夫」？它展示我們強烈的愛憎和心靈淨化的境界；你會看到他的三大傳記外加「歌德與貝多芬」？他發掘這些聖者痛苦的靈魂，赤裸裸地顯露他們「新英雄」的人格；你也一定讀過，他爲法國大革命而寫的三大史劇？他清楚地告訴你，勝利是屬於站起來的人民，和成功後領袖們自相殘殺的罪

過！他不格於歷史，他用他的尖銳的筆控訴着一切；即便連萬有文庫那末譯得似通非通的「譯家」也不會掩沒他作品的光輝？

朋友，讓我們其他的作品把我們的心靈連接起來，擴大我們貧乏了的思想的領域。

時一九四五年一月廿八日，失眠症復發的第六天，適醫不敢運用思想的早晨，東北大學的文學團體，為紀念羅氏出特刊前來拉稿，拉雜書來如上，希望它不僅僅是串「空話」。

勇氣、打手的悲哀和火炬

由紀念會引起的雜感

從您手裏傳遞過來的火炬

我們要把它握得更緊

燃燒得更通紅

然後交給下一代（譚意）

蕭伯納

是前年罷，我剛逃到重慶，趕上了賴審先生的追悼會，會改了上面蕭伯納那警句作為桂林流亡出版業給先進出版同業諒詞。記得由曹鈞用大紅大紅的畫筆繪在粗糙的白布上。也許怕「刺激」，連夜，再用黑墨塗上寫好的紅字，直到午夜三更才歸去，寤得耿耿以為我失蹤迷路，愁得睡不眠。

如今，紀念李聞二長者，我同樣引用蕭翁這話，作為後死者的努力的鵠的。可是再沒有人來為我繪畫與執心了。

從前，我對於紀念會之類的場合絕少參加，我想，應該從我們心上紀念死者，不需要空洞的表面儀式。後來，由於統治階級對紀念會之類的惶恐和無恥的阻撓，我反而執著的愛它了。從愛真理的戰士的追悼會上，我看到人民的力和愛，也看到狗和牠的主人們的驚惶和悲哀。

舉例并不太遠，追悼鄧先生會上，銀社湧來了大批黃底梅花牌的牛大爺；紀念死去的文藝戰士，百齡餐廳會留下一份痛心的記憶。以後我離開重慶，我登伏小鄉城，也時常傳來開會遭受有力者的阻撓和忌嫉。所以，爲了紀念羅曼羅蘭，這人類的良心，我應東大文學團體的約，寫了一篇「「悼念」之外」，開首一句就是：

「紀念一位死者也不是一件輕易的工作啊！」

三

並且在第五節上如此寫道：

「要紀念，也成的，在今日中國，似乎要比別的國家需要更大的勇氣。」（註）

必須要有勇氣，站起來。尤其是在死去的倔強的戰士面前。

我們的眼淚已經被我們憤怒的大炮乾，我們勇敢的死者所需要於我們的不是悲哀，因為悲哀是屬於打手們和牠的主子的。當牠們發覺牠們的恐怖政策并不能使人恐怖，牠們惶恐於牠們權力的動搖！他們必然的未落加深牠們已身的恐怖。

孫悟空，即使勇變，終歸是猴子，就是一個跟抖十萬八千里，也逃不出如來掌心。硬要把時代拉退，硬要把中國人民趕進火坑，但，到底要跌落在人民的面前。

紀念戰士，我們有勇氣，死亡威脅不了我們。

戰慄的是你們——打手和打手的主人！

悲哀的是你們——打手和打手的主人！

（註）那篇短文，後來改題爲「紀念、常說的實之和勇氣」，寄給白塵先生，在華晚副頁上發表過。

寫悼念文章，於我不配，然而却要輪到我們年青人的手裏來寫，這該是一件慘痛的事。正如紀念會一樣，追悼文章正爲生人所寫的，寫給羅武揚威的人看！寫給憤慨沉着的人！使更多的人起來爲民主的爭取獻身。至於李聞二先生，寫關於他們的歷史和鬥爭經過的一定有很多人；而且他們已經用鮮血自己寫好的，笨拙的墨寫的文字反而掩沒他們的血演的光輝。

也許要到開會的時間了，我要停止我寫的悼文，我要親身去參加，去看看打手們的嘴臉，看牠們是不是再空插在廣大的會場裏做着狗苟的勾當；看他們有沒有勇氣再明目張膽地使用牠們的石頭，雞蛋，鐵尺和手槍。試試，真理屬於哪邊；人民的力量大還是你們——打手和打手的主人的力量強？

我想，這將比較寫這篇悼文更有力；有用。

後記：以上是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八日上午八時寫的。時逢過成都，恰逢追悼李聞二先生，於參加大會前書此，並於會場上交給華鏡一位女記者，打手們的嘴臉是看到了，我就正坐在飛機與飛機，派司與手槍之間。會終，身邊即大喊「口號」起來，但大夥兒會飛湧出時即像耗子似的四散溜去，而在門外去幹那擲五瓣香之類的勾當。打手們實悲哀的，因爲他的政策更加沒落了，已利用五瓣香的階段。現在此文再抄寄「吶喊」發表，因爲覺得這就是給生者看的并無時間限制的東西。

九月廿七日重慶

編要紀念

——爲民主報迅翁十週年忌特刊寫

作爲一個中國作家，尤其是爲人民而寫作的文藝戰士，說來叫人憤慨：生前遭受摧殘不表，到死了，有力者尚不放鬆，不容人紀念，時刻加以污蔑和誹謗。

魯迅先生不幸生在中國，在「暴君的專制」之下活着和死去。專制的政治雖然依然，而魯迅先生留下於後

代的却光平萬丈，叫魅魘無法遁形。是以，難怪牠們對於死去的人，還是如此地顫慄與忌恨。

離開重慶轉眼兩年，這回過境又恰逢迅翁十週忌日。想起一九四四年，百齡餐廳留下的一份痛心的記憶，猶如昨日：

是進步罷，我們的超級人物全戴上「民主」的大帽。

牠們說：

「你們太沒有民主啦，難道只准你們紀念魯迅，我們就不能參加？」

接着，揚揚手槍：

「反民主的站出來！」

誰敢站出來呢？誰敢擔戴這份反民主的罪名。

於是，超級人物勝利了；

於是，紀念魯迅的聚會就被迫而散了；

於是，我們成了民主的國家。

儘管「民主太多」罷，可是權力絕不會扼死了人們的意思。人民的心要紀念他，從事文藝工作的青年們要紀念他。任誰，有力者在內，都無法從我們的心底，挖去這感情。

迅翁十週年忌于重慶

還是雜文的年代

——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十週年

今天：

是混亂的年代！

是雜文的年代！

這時代人民的生活，被暴君的專制和壓成不安、動亂、煩燥、悵鬱、欺詐和說謊了。這時代和魯迅先生的時代并無二樣，致使雜文的寫作者更流於油滑，冷酷和憤慨。

紺弩先生說過，今日雜文忌油滑。然而這諷語的年代，迫着我們的筆觸趨於油滑。爲的莊語往往被人目爲瘋話，不可能是以表現這時代人民心中的抑鬱。

魯迅先生離開我們十年了，十年後的今日，所應鍼砭的對象無日不在增加與增大。照理，雜文這匕首，也該愈磨愈鋒利才是，然而，我們不長進，雜文的道路倒變得更窄更窄的了。因爲我們，至少我們身邊的一些朋友，都不是敢開的猛將。

紀念這文藝戰士，要效法那份敢開的精神，爲雜文開拓新的發展途徑，那就是，以全力爭取莊語的年代。有了莊語的年代，雜文自然和才能不流於油滑，才有它正當發展的前途。

在混亂中紀念魯迅先生，以此作爲我們——至少我個人，努力的方向。

卅五年十月十七日於重慶（呼吸小特刊）

紀念之什

——悼程俊先生

不見程俊似乎有九年光景，想她從記憶中的印象非常之難，因此，遺末篇短短的紀念文章我曾寫了又撕，撕了又寫數易其稿。

九年，包括着抗戰和勝利，我常常懷念故園兄弟，在難以排遣寂聊的日子裏，回憶往往給我以安慰，我可以把我們的兄弟想像得那末崇高，那末優美，尤其是遇到危難和艱困的時候，對襯着當前的壞人，我會擴大想像中的友人的優點到一千倍，一萬倍。自然，程俊是內中之一。

記不起了，但和程俊吵過架則是毫無疑義的，我是愛這種性格有甚於愛自己。程俊最近九年的情況我不知

道，那之前，除了他自己以外，誰也會跟他吵得臉紅耳赤。剛復自用，有時似乎也明知錯誤，却偏要硬幹下去，相信這次他之受人暗殺，未始不害於這種性格。

這種性格是不適宜於這塊土壤，然而他竟有法子，在更險惡的環境中生活下去，工作下去，真是使人不敢置信，這，程俊一定有另種力量，可左右他左右的人羣。

我愛風雨，我愛遠方人，所以和一些外省朋友之間的感情都來得特別濃厚，離開福建的那日子，里最初也最常問我精神領域裏的也就是這些朋友，他們的形象在我的記憶裏永遠清晰，我掛念他們，我就心着萬一敵人佔據這塊土地，他們……

就心，白費的，大家都很健在，而且更勇於和善於對付生活。程俊我未曾再見過他，還鄉不久，却傳來他被狙殺的消息了，在這末個亂世，人聲批批送上屠場，一二個人的死亡，原也不算稀奇，而况連李慈都發不起的有如我們？還曉曉什麼！但人畢竟是有感情的，縱然，它是個混亂的年代；有人，不也可以自我的，陶醉於一隻鴉脚，一個旋律？

就讓它不協調到底罷，我寫上這節紀念程俊的短篇。

後記：為一說，稱程俊出一特異，那是未死者的一種責任，我答應寫，但終未著筆，今天進東石看為一，曉想起這筆未還的債，於是在他們的辦公廳裏胡亂地塗了這些，我不知我究竟寫了點什麼。稱乎「高山流水」大響不遠也。沒有勇氣重書，也不想再更動它。讓它多少保有我的一點感情罷，對於程俊我的確沒甚話說。

一九四七·十·二三 啓東石中心小學

新聞家之死

——悼翁頌華先生

在這麼一個年月，對於新聞工作我常帶着懷疑。我不知我們報導的真實性可有幾分，有力者可能容許一個

正直新聞記者真實的反映到甚麼地步。多少年來，我感到自己祇是可憐的「捧紅踏黑」的類型之一。聊以自慰的，能够走千家聽萬人的呼喊；縱然仍是無聲的呼喊。因之我不絕地在懊悔中討取生活，也新斷續地做著新聞工作。

我覺得做一個新聞家是異常的不容易。一遇到嚴重試驗；軟化沉淪的有；消沉匿跡的有；附炎倖進的有；改絃易轍的有；甚而交換了「物質享受」之後，掉轉筆桿替有力者撐腰去了。我自己，不配也永將不能成爲一個新聞家。我缺乏自信，我沒有那份爲這個事業維持到死的決心。我固也絕少樂業這個崗位，而且對於這工作并不祇是爲了生活，但我愛感它的前途和力量。單這一點，就够我慚愧於寫這篇悼文。

俞先生可擔當着新聞家這榮譽的名字。數十年如一日，他一生爲新聞事業的前途奮鬥。未曾認識頌華先生以前，我讀過他的書。到了桂林之後，聽說他在香港主編「光明報」兼「國訊」，也就在接到他的消息的時候，太平洋戰事發生，俞先生倉皇作長途的奔離，也終於逃到西南來了。記得我們會面是在衡陽，（他主持大剛報筆政，我時在桂林一家報館任職，奉派去長沙採訪）他，一個有相當歲數的人，談鋒反較我們青年人健利。外形看來幾乎像一株枯乾的樹，可是誰知道內心却是一團火，點燃着會灼炙別人和自己的熱情。當他的熱情沸騰，你簡直看不到一絲老人的暮氣。但他的身體很弱，我們很就心這位新聞工作者的健康。以後，俞先生到了桂林，擔任科學圖書儀器公司的編務，我們爲了工作上的聯繫，過從較密。多少老人青年人經常是俞先生的客人，他侃侃不絕地陪着每個客人講說不同的事物。我驚訝他的鋒利辯才和廣博的學問。尤其是對於新聞學的優越的專長。而且還有一件使我於今不忘的是他立志要做一個保持公正的無黨無派的新聞家。他的朋友很多，很雜，他用其誠去接待任何人，他看到新聞事業輝煌的遠景。正如他的老友俞寅澄先生的一篇悼文里說的：「以頌華這樣聲譽，交友又那麼衆多，各黨各派要延攬他的，不知多數次。他說：新聞家，最要是公正的精神。一加入黨派，就不免有所偏蔽。即使精神上仍是公正，事實上亦免不了牽制委曲……」想起不論極左的或是極右的新聞同業，爲了忠於他們所屬的黨派，往往讓新聞跟着主觀偏頗，我是更敬慕這祇忠於職守的頌華先生的那份獨立精神。

湘桂大變，我們各自奔難。在重慶碰頭，互慶不死。他的身體比前更弱，百病叢生，又兼重慶多霧多煤，當時我會勸他到鄉下耕種，他不肯，他說比他身體更壞的人多，大家無養去了，工作誰做呢。這話，於今回憶起來，猶在耳傍，尤其是像我這樣的年輕人，竟有要辭職養病的便深慚愧。

勝利了一年之後，我回鄉也回鄉。很少和外地的師友們通信，有時連報也不看居多，不過我知道頌華先生在蘇州國立社會教育學院當教授。九月間，爲了兩印雜誌，我爲各方發出徵稿函，因爲頌華和任之先生都到過南洋，所以希望他們爲那未出世的刊物寫些有關海洋的文字。信是寄出了，可沒有回聲，我想不是地址錯誤，是俞先生不在蘇州，否則，他絕不會吝於覆函。十月初因病休了一份客串的報刊工作，回家數日，詎知歸來，竟得到頌華先生逝世的耗聞。黃任之先生十月十三日文後附函上說：

「尊翁山頌華先生歸來，先生已告病。承此函轉到，而先生離塵矣，附誌悲憤，且當答簡。」

我瘖啞良久。

先生一生熱愛青年，熱愛新聞事業；執着於無黨無派；不忽略於一點一滴。都是以伊未死的人作規範的。誠如任之先生信中所說，先生病中尚將該函轉去，倘換別人，也許擱置一過，然而俞先生卻沒有這樣做，彌留前他還是關心着文化事業。

悲傷是無謂的，就說這篇短文頌華先生也不再看了。然而，我無能抑止我的哀思。我的對於一個敬愛的新聞前輩的憶念。我掘起筆，我拉拉雜雜地寫了這些。

卅六年十一月廈門